

先錄。

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爆碎。

馬背之藉鞞。世俗或書作屨。攷之字書。屨悉協切。音夾。說文。履中薦也。又屨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屨。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履字。他計切。音替。履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屨字。悉協切。音夾。六書正譌。俗作屨非。又有屨字。同履。亦非。馬背藉鞞者。惟有屨字。他計切。注云。鞞。確是此字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鳧。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陞。字玉鉉者。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永曆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屨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土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鎖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望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

其退乎。遂聞之於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

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

裏蹠音烏。蹠銀之別名。即馬蹠銀也。

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為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留其半。金鳳上有真武閣。乃獨

存耳。紫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

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攷。

誦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誦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徐語也。又虞怨切。

又遇玄切。義皆同。

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鶴先生著。一號研連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

一卷。歙州黃為赤子心著。一號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筮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後求方焉竹籤三百餘根籤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籤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

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宅觀燈為文靖所識挾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受尚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為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羣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為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羣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為也召而鞠之仲言大聲曰是我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為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為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馬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尚饗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嗽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

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奢。孫懷。李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竟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又有人以叉擊火。墜地乃一草人。朱書仰焱夜魅。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啞人。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為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皖臣言。此名麻城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願七祖入鄞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曹又言。崑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為人為妖。其腳跡甚小。常人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亦如血。方位常在巳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汪我武曰。金山頭織屨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債。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為僧。還俗名黃來。鬻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關將。祖海。父守忠。墳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峯子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邱邊大綏令原葬人李成為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黑腕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頃之。盤卧如故。守忠骨節間。已如銅綠。生黃毛五寸許。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為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卧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

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即孫可望也。

應潛齋性理大中之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玥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年間。畛城知縣趙昕。貪黷所得。載歸故鄉。時荒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畛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佯為僮負者。沒其餘貲。妻子貧。

餒至不能營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遺。薪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註誤去。去之日。留者輻輳殷殷。遮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魏總憲保舉復其官。嗚呼。貪黷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婁東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

明初軍制。彷彿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口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稱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勝兵四十萬。以勲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為十營。名曰圍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勲臣提督。屬大司馬。

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鼓勇傲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為聽征嘉靖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為神樞營特設提督勲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為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為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為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為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為總督一為知府一為參將皆有賢聲

康熙丁未見邱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珓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没示子鉢云。食有菜飯。者可補衣。無譎戾行。堪句讀師。此真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為僧。號水月。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護師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為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驚覺。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絳州生員張三顛。為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為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啟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琅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煥。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曆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為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當作三十七。時距永曆二十一年。鄭氏鑄永曆錢。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煥。荊州府寧靜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煇。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荊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遠。原封建昌。永曆改任廣東。盧溪王朱慈煥。後朱江。朱柏。朱遠。朱儼鈐。安插河南墾荒。朱慈煥。朱浚。朱慈煥。朱鎬。安插山東墾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冊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勛戚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甲子東巡行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篋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宋搨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

閩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詩峯未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旂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沸斷山為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即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

恙。盡囊索鏡子銅盤等皆錄。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扁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滾下。忽化為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圯。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攷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剎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扎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齊。科爾沁和碩額駙二等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鄰多羅郡王納木達。巴鄰多羅額駙阿爾布潭。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關。一本作關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宴于城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榛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遠省處皆有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朵。

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屋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關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副都御史徐元珙請

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克牀先生贈王克誠克誠疑王克承先生園亭詩有句云石身偃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

受官先生取為座聯

有叩關人監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

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晉郤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監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

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啟辛酉年允大家宰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南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

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

鴟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夷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弘光時又為巡撫俱有清

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為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暉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師。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頗為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為堯峯僧某弟子。號曰况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掩面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近。入暮。跣跌垂肩。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懽。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諡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一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旂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五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

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

員。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且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南四百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明設薊遼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設。即所以補之。

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閩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四也。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置銜則曰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明前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也。

丙寅年。荷蘭噶嘍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芝通事林奇達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囉絨十五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一匹。中哆囉絨十四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段。新嗶嘰緞八匹。中嗶嘰緞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白鳴鐘一



座大琉璃燈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蓋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只。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鑲金鳥銃二十把。鑲金馬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鳥銃十把。鑲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刀劍十把。起金花單利刀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滅的也。民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十匹。單峯駱駝二隻。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一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旂兵。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

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內朝正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  
月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  
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  
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護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  
也

梁鱗林先生贈崔免牀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泪已吞筆路半荒公子室  
驚虬誰返大夫魂秋鶯報失呼龍子戍冷蒿藜走免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  
上夷門。

萬都尉煒第七子出姓許。在祈為儀真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  
見之甚怒不為禮以其布衣而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為瑞安大長  
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  
曰先朝戚晚通不叙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壽嘉定伯周奎署錦  
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鱗林先生贈棲霞覆庵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淒然六朝

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鎬折。腳黃梅  
熱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  
萬歡聲消雀鼠羣。雪窟生從天外老。風濤不向定中聞。晨宵起看峰頭日。別有心香  
柏子焚。

王崑繩曰。三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  
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  
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皆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而食。歲輪一人出遊。一人  
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  
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

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憲之。  
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尺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尺一相。張居正是也。

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為有良史之才。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腳中空外連。如鶴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腳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難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汝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汝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整炮臺。今誠虛設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濶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羨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攷洪武永樂下及天順。竝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為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即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濕注而下。故大木即有十餘株。可采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偽書。

乳香薰陸香攷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

葉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香者更佳。即乳香也。

江甯孝陵之側為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為二十四方。方懸一杵。馬界各為律。清濁高下。各為一音。略如今之韻鑼。馬而備之于一鐘。異哉。

吳三桂即偽位于衡州雁峰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祭焉。

董顯忠綽號渾。為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為衡水柳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為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為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為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為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家世居處。父母名字。皆合。又曰有姊。幼為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負予。予曾嚼姊臂傷焉。惟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楷樹子如蔓荆。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本是說易。易即是著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亭之說。為得之。

又論老子不尚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賢貴貨。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柱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時。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為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為合一。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為奇。瓶與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請其兩晉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夏爾旦提兵忽抵西口。噶爾旦內犯。在庚午夏此誤。京師戒嚴。每牛象下。鎗手派至八名。

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廨盡閉。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觀歸。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請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真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淳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澤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佉至今猶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今夏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木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願概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遠流配一減即為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為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以律為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儘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為徒法實不赦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技巧蓋以習騎乘云賈元制也龍舟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鵝鵝射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鵝鵝飛去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竊此頒曆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煮海為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薄。以近日計之。歲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于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吏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為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為狀元。練子寧為榜眼。花綸為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

狀元揭榜不曉其故。致宋時稱鼎甲者皆為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致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為探花而遺論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悞傳耳。

曹鼎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許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為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于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為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歎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為本兵。袖一稟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遽為主事。與同官齊聲曰。

此稿乃某人所為不可用。公今日當與萬世持公論。何但為一時免禍計耶。聶艱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趣具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儼為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使愚以為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于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挫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縛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逾乃揖。後至者曰。吾力至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為山東安邱令。流氓百餘人掠庫。文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敕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為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為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遺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後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帑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馬。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即與三載給。世蕃時誇于人曰。天子兒高行金我。誰敢奪付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闈老健為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竝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工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勅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

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已。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稱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贅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聲。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嗜未時之草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

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大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馬。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氐土貉。心月狐附馬。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馬。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馬。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馬。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壁水獬附馬。獬豬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馬。狼狗類也。昂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鳥附馬。雉鳥雞類也。紫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馬。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馬。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塵。張月鹿附馬。塵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馬。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子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眾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逼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

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奔。至未元日。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申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為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已時。臨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瑞。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偽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偽元帥。諸賊目則有偽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順天府為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為督師楊武陳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追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蕪水。既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迹。及黃屬新附之衆。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謀。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賊通。約為內應。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啟楚藩。請發鎗犒士卒。議守禦。楚藩不以為虞。曰。終朝寇警。寇若騎毋稍。亦應至矣。監軍王陽基。道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守鎮守兵亦逃走。人心洶

洵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為狂生于是以敬等懼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

周獻之云洋鉛查澤在上錫之查澤在下

經略圖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報火神祠以報神德即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文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為客以僭先輩之故也

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為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與雖操滿語其音則止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為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



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騶一作赫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聞平西死。自請來衡。招撫胡擎天等。吳國貴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棋。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竝能自知。而為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藤黃出海南。聚蛇尿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鹿皮之有托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為生成者。如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為湖廣提督。楊來嘉為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小紅籤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己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攷誤。勞堪憲章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原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異典述盛事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陝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葛楊允繩抑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牘。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探探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觸髻。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略無損傷。屈者臂手糜爛。

探探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劫之。婦家亦以兵守。劫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

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歸所歡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按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  
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李總督巡撫宴按君按君以賞封犒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興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  
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于兩旁  
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  
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為長者其長子禹其字口贊領鄉薦任興江南解元今又  
大魁天下人以為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為業至今人猶稱之為胡金箔焉  
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  
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甯殿元焦弱侯竑朱之蕃蘭峒今任興甫三人耳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如紫庭曰。王昌齡為龍標尉。龍標即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為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銜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明南畿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洩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洩其事。第一日職方為主。有侍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凰。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蘭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肅西涼甯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穰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銜署。以滿漢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日鑽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

獨不降。擁眾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為其賊。總督馮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眾喻令雞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眾出見。貫甲鐵兜。整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即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楊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慎兼采之為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為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為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為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為唐韻。大曆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為集韻。司馬光為類篇。此篇韻之名所

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為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秘推廣五篇區其畫段為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五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叩品隨口入溪。雖雜隨佳入照。麤隨鹿。尋隨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卽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并。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真。禪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艱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曆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延綏祁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為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卽位。冊封親王。大人至。真云。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為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為滇南諸營最遺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

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壻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逆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窻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即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抵獠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偽周時。王千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千城為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為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為官兵所擒。將僇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僇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陣。世科馬蹶。復為官兵所獲。靖逆欲寸齧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為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解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

任事世傑稍識字。曾為道人裝賣藥于平涼市中。為吳氏散劉收買雁翎。今其年不  
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為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  
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黏本威。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祈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  
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頃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威禮數甚異。屬  
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  
有也。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即為例。給之終  
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為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為好漢榜樣也。  
道鄰死後。天葵即住其家門首。為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鷓鴣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乾綱廟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



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斫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為魚。以魚為牛。謂四足者宜為牛。無足長尾者宜為魚也。讀矮為射。讀射為矮。謂委夫宜為射。而寸身宜為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下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擢擢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柩無資。諸僚友方思醵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柩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概。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為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為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雜髮走吉安。通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獲。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孺曰。惟鐵可以隔。

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尚未之試。

楷木。即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瘻。可以為器。

以柿子汁塗蟹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蟹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蟹黃自穴流入滾湯中。為蟹粉。

鱉魚之血。其色碧。魚人得雌鱉。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鱉。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蛭。一作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采形如豆芽菜。其首如泥螺。蘸酸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癢塊。不癢。少時即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晾也。此為最佳。若中土人。搗取酥漿。合麵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甯驛使。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

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蝦取四川。兵至叙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蝦已決意去蜀矣。時郝雪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劾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衆難之。坤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臣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尚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譴謫雪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坤字秀函。明琢州指揮。在山海為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坤。乞師東方。皆坤往也。坤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監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

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輜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為之。如今京師響竹之製。而竹條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即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刺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為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為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責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即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遭雲南。偽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退走南甯。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傅將軍尚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

廷棟為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薙髮而傅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遊鬱  
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揚嗣  
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  
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輟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  
尾比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  
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  
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斂容謝  
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人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為遼東  
巡撫即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為偽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  
為別駕

雲南羅羅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為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古之椎髻  
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搗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塚則簪

五校生子後遽減至一而止柳州亦有此一種在柳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壁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為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為狡童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深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深陽包氏皆新檢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也瘋癆廢腸嗜方音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方音吳人嗜舌輕利一至於此

烏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為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堪堪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為羞獻于羹祖且聞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湖洲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鱉

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闕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甌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尺可護風月詩裏偏能耐瘦寒呂泰士贈錢鑒濤掌選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鼎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為之最黔之名宦莊躋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為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降箋舉族歸朝盡內遷厯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倔強至今

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犀角下扶餘。銜璧誰憐軛道車。西市精衣魂已滅。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色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雞籠雖竟渡。颶風蜃市豈全消。來桴何意真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窮島軍需飛檄催。蔗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穰一本作穰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廈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福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劄。與通謀。事覺被傷。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為奴。此時不早為計。則恥辱狼藉。更為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滇南獼獠。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為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為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園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屠人子也。後為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為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偽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為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雜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總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眾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闡為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鑿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為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遠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衆。鴻遠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為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釀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為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胎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馬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為驢入山。已復為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不了云。

馬子騰云。鶴鷄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開闢聘之人。簾過海為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闕。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水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象州。從此正西。則金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為黃龍江。

至白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卽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為泗城洲路。自上林縣轉東南。經龍關。為南寧路。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畧。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為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為第一。班在家宰上。西班首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為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列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卽桂林府。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東安縣在北。余塘全州界牌。分水塘過斗。興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卽桂林府也。由桂林而南為平樂府。又東南為梧州府。又東南卽廣東界。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卽位。光顯知不免。卽上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列皇帝旨。冊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卽位于南都矣。未幾卽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為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卽以南門外常家莊庵中。薙髮為僧。人獨呼為常太爺云。開平可謂有孫矣。卷

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卽位于內宮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頽敗不可居卽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孟津所書

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

永寧府已為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選人同知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調袁九敘撫滇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羶或曰昔某公遭艱歸于轎頂之中為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敘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敘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真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繫金鈴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林武陵亦官河曲同游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馬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口將軍。尚之信伐之。為其所賊。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婿也。字靈樂。起家孝廉。為澂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乎人意。即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于民。尚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為百姓之所道。醢矣。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築地為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為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突泉然。即其處。甃石為井。繚之以欄。覆

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攤攤飲此水以下飯。

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與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即浙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浙川縣。一百二十里荊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浙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為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常山頂一百二十里。浙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党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鄧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韋散集。九十里至浙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關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有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鄧。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雒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于井下行水。即此地。而龍駒。即龍渠之誤也。但徵為今澄城縣。隔渭水。俟再攷。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為穀城。北為光化縣。船長三大。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



兗灘為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峰兒巖為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為楊家壩。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踰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為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為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荆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廂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塔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夫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自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割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鑽灘。為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

銀花河龍嘴四灘。為竹林關。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為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  
七十五灘。為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  
婆灘。瓦灘。屹峽灘。周家灘。朱泥溝。王家塹。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  
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為最險難行。浙川縣至荆子關。有  
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滔河口。羅山嘴。背滿灘。駟家曲。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灘。  
貨家坡。老虎灘。即鐵田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灣。八龍廟。琴兒灘。石  
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為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一終

廣陽雜記卷第二

清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圖圖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為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如司馬署中與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於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畫早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晉裴榘為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為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攷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為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為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考

友衛守李公嘉其行為表其父瑩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  
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為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  
官物典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  
為詩文二要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  
達情以貢入南雍開盱衡中土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歸天啟三  
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  
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  
為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為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  
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啟  
辛酉闈試主考繆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僦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  
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  
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諱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  
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著也後卧病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  
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鏡片石於墓

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道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衛。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為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為文婉折。有風度。受知於甘學。甘四。周公學。乙酉。思遷。未仕卒。而農先生於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妻聖功。則果然也。

楊子雨為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為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遠。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遠。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為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為。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眾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僚虜。雖

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賜先號沙集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集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干沙集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於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為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禍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起得脫後為人告發發遣芝龍於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為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於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膝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

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敵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間。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難。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馬。已發兵圍而搜之。于兩雜髮。以免。而置敵篋。故難於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履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為尚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尚王患之。配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履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為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為余言之。尚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於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為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闕向為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為用武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係誰之力。凡此皆賜



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為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為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末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思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子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為長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檣前煙雨。須看此日天。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符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為。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為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恒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為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為首。岳麓為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為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峯皆在目前矣。遊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峯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於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與在肩側。其足逶迤。二分在外。輿平如發。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  
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  
兩行東西向道媚藏錄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  
巖藏蓋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  
年月

南岳五峯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峯直走東北別為一支杜少陵望岳  
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紫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為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  
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  
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鐫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糊固  
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  
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  
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為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屈。蘭若。而為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闢佛為事。今乃與佛同處。而事奉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為南岳之一勝。但與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縴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峯言。岷山之支為衡岳。盡於洞庭之西。綿互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峯起。祖脈歷師子。烟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於祝融峰。直下一支。遞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峯。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

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騷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識文有朱明字。乃於朱明峯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亦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潘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霽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展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為茂草。分守藩司寧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廡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募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觀察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黻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峯之數。

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童，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遠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圓，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古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臺，東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場。西廊祀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祀監牲神。再下為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勲於岳，姓陳名尚，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

皆宴樂於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於是上其議於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厯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於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寘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祕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遣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於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燬，改門樓為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

為愚民所命。今不可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為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饒余蘭林茶一包。焯菜一瓶。閉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焯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罇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為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焯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



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於古而畧於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于此者。在都門。息息衮衮。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於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簾。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畧。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於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尚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

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挪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絛。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於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於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於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雜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翬。今三年餘矣。列肆於市。質人使人招之。雜頭不來。蓋聞其為當道。寓中人客襟沓。羞赧不前。卑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雜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淥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旱至萍鄉縣三十里至慮鎮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又鎮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壘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堵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郎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教城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永陽歷三挑石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懋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

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於算旨前編發揮於西鏡錄此新式大約創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為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於窪下矣若墮入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為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冊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為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具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冊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繁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炤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為緣生於眼識光色與相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寵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

則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寵。乃一黑黮如瞳也。歸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穆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為之隘。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瓊異。霹靂斧具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上狹而厚。下濶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

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百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棲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於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搨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窗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自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采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籀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為一冊。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民於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為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  
噓。

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雜茅草。焚之成灰。以糞。糞子下於  
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  
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  
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  
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六錢。關稅銀  
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  
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  
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  
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  
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

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遇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千九百七錢。蘆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蘆課銀五千四百一



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

七分 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雜稅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兩六錢。共七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於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 王以下滿洲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

兩七錢五分八釐 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十四兩一錢 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五錢 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 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 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 八旂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 八旂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 八旂前鋒護軍披甲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 八旂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

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 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 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五千九十四兩 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顏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兩八錢 山西每歲存留顏料綢價銀三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 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 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 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 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 江西每歲存留驛站輕資本折顏料銀四

十七萬八千四十六兩五分。浙江每歲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兩。廣西每歲存留顏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雲南每歲存留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歲需兵餉列後。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四兩。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

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 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 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 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 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 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 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 遇閏加二萬二百七十兩六錢 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 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 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 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 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 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 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 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十五兩六錢 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 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 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 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 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兩六錢 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 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十五兩三錢九分 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 貴州歲

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

天下錢糧出進存贖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贖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啟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曆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曆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穆將軍為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遣軍長沙。距戰。梁質人自江西為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從。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

門樓實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撓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返偽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為流矢所中首顛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於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鎗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為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為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凌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於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棟天啟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為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棹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穗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塏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

年徒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為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粒於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謬者。亦必字與音同。知之為知。朱為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閩輿。絕無近人蹊徑。黃慎軒而後。不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目和上所道以鎮山門者。素師索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遽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為一體佳絕。乃為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於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岫樓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于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



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蠹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即事詩。自寫性靈。不落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些竹葉煮松花。一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為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徑松陰脚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墮枝頭。五一村深樹一村烟。村樹深烟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烟溼我衣。一路脚共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十年無夢到鄉關。為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問。不知身在幾重山。八幸得為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梵宇。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間茅屋住山灣。烟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

叶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十踏斷  
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山中十月正  
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十日山窗夢不驚。林  
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籬邊三兩聲。十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馬。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  
人多曾見之。象各有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為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  
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於曠野中掘地為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  
而來自置坎。復為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  
重為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  
於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扁其門。奴忍。踰  
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忍自殺其奴。乃從來  
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為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  
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慄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  
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為刑官。可以為律師。世人目亂。男女之倫者。

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於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為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垂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卜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王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峭函左。雪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撓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刺得鬚。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為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眾。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為弟子。忽有悟。一日於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於野。辭別大眾。跌

坐於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臍。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眾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為火燬。眾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為。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邑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間。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界朵顏山。天無私警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督警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烟。餉輸滄海千艘粟。門接醫闈萬仞天。將畧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於燕都曾見一篋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真。不知其為何物。

鄧子喻江西人在柳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為人築室於上矣。康熙中見墓於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於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為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攷疆域道理之遠近。皆聚於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禮餽。上問及之。而老子困圖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琅。琅叛。遣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楊于兩在都門曾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邁字二止。鼎革後不雜髮。狂奴死於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為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眾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恒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為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子將何為。知縣審其非賊。諭令雜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於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西江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欽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長沙四十八顧門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為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韻卞山下人為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寺在衡山衡陽之間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即信存之以備攷訂可耳

饒卿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窣氏居甯氏年五十餘一日告眾坐化曰三年後啟龕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眾以全身封龕中屆期眾數千人啟龕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顫動而血不凝以鍼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龕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於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上問滾被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為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領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具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於上前舞蹈

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電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於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刹國阿克薩城。羅刹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為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擄殆盡。梭倫之貂。為天下最。以羅刹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刹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刹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為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為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眾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令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眾。欲歸羅刹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



則自外四十八旗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即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為向导。初，羅剎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眾走深山中，亦不深諳徑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煙，趨圍之。數家聚，屋皆以椶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眾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眾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於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於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眾裸而入，水雷藤牌於頂，持槊刀以進。羅剎眾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鞭子。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刀掠牌上，拆其踵，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與珠不爇一人。復圍城，與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

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陸騎而死者一人。病死於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陸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辭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刹已於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並侯之功亦不叙焉。

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詐為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請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關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諧之于上。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凡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雷。有片雲起。電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以免。若行遠。或不諳徑。多為雷傷。故請去。窮不達。武嵩富不登其白。

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癱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韌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友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為中書舍人來衡即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於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謫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為異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蟋蟀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

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卷者也升卷之書國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年聞更有正正楊一書尚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

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為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為黑鉛。然為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尚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除米筆改作鄭却依鄭注也鄭元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為測器。即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即十二向也。楊云。唐詩暮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間。山凹之地。堪為墟市者。曰巖。周禮曰。禁其鬪。巖注。鬪以力爭。巖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以證巖之為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巖。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巖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攷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

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峰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謫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燬于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殿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為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為湛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於是。構祠於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過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即覺氣象迥別。羣峰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斧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繹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滙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為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

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過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為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為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於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復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於下。而縹諸嶺之水。抽為銀絲以下洩。不知化母於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為誰氏。可謂善於體物者矣。

絡口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簧。路當平行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為垂珠。仰為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為碓。起止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至為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於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相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寺西一里為湘南寺基。寺踞烟霞峯麓，竟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鐫大觀字。趙岍  
峯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  
書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峯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  
拱穆穆於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於丹陛之旁。  
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衆，揚塵舞蹈於階墀也。紫蓋一峯，別向而走，如大將  
受命於朝，鑿凶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  
向闕於絕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於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蓬桅篙檣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  
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於此。香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於其  
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為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  
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  
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為識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  
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孤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

狐之故驚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於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崩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為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厯厯可數蒸水來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峯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於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庵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草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扭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爲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截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大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於九京亦無以對吾慎庵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即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殷殷考訂校正一何急也赤壁本赤嶼見鄴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嶼者乃一大石突出於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嶼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爲巨龜形矯首水崖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仙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萬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壁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於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鄆鳳儀所書皆

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醉月轉而東南為新構王公新祠昨為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頽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然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庵又東為晏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為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畧無牲牲之獻矣嗟呼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况於人乎

白龜渚距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巖蒙茸虎豹虬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為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峰等世之通天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岫嶼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岫嶼峯韓昌黎詩曰岫嶼峯尖神  
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擎龍螭事嚴迹闕鬼莫窺道士  
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劉禹錫寄李衡  
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以為在岫嶼劉以為  
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來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  
考異謂衡山實無此碑以韓為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  
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  
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岳麓書院  
者字皆科斗不可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鑑自謂能辨此因為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  
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為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  
管大勳憲使又翻刻於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  
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  
止一岫嶼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

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烏羅念庵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岳福巖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巖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連旦不休。師召眾問曰。福巖向多風否。眾曰。福巖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眾。繼公默然。率眾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精神當勞瘁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晚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為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時也。雪景之奇。於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即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敝造。而子由之所記焉。者。扁曰文章名義。乃於北溟之所書。又曰九曲煙巖。則徐

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總虛浮。驪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山真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備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即天涯。無心過境偏勝。生眼看山山轉佳。佳當作嘉頭帶曉煙行。薜荔身沾殘雪卧兼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為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秋山響飛瀑。又句云。沙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峰。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求友應事。相為表裏。而有顯秘之殊。為益於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成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為耶。反不若酣寢於茅屋之下。為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柳機不知何許人。行乞於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啜生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為仙人李柳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柳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睫無已。持烟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紙呈予。首幅云。鬚鬆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為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於柳州見毛蟲化為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柳州又有物。形如蛟。甚綠。四足長過於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猴。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於後園見此物於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衛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吾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阨塞。

險要。駟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北外夷之所遊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予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奔走風塵。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無時。不如諸公多矣。為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為之擊節。

彭岳放住善化縣右雞公陂。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達。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

嘉定寶山衛。築於明永樂七八年間。時轉漕尚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於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衛城。

久廢地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磚於內地云。

文墨師出家。會寧。嘗游學於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圯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為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於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為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爐拂。亦不徧執一家。或禪言。或講。達學者之意。嘗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懸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墨師在塔下。曾為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六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為他人假去。余取星悟。六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六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况榮國耶。向者止於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災及泰西之學。



矣。然惟神道大編出於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

趙之謙按神道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洪武中

吳伯宗序天文實用及地毯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崇國安得有此一副學

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真不

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於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已不

融矣。當曰融三。庶無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於九日。奏女伎於行春橋。連十巨觴。以為歌臺。圍以錦繡。走

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

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遷集之宅。捨以為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

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瀉山。因緣不契。瀉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

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庵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於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

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頽敗甚矣。

請葛景門於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莽有者。舊遷化已十  
四載矣。封龕於室。尚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  
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眾石濂疑信相參。乃禱於龕前  
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於大眾。其日大眾果皆有夢。遂徧告  
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眾雲集。而啟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顙及頸  
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聞之。闈縣人。戊戌進士。為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  
辰九月。復闈得釋。西仲於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  
歸。而王師於次月復闈。新安迎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  
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癭。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彷彿相符。幻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貢葵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  
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闈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  
範菴跋文。亦道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

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毒菲於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為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世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渙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商士傑所為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表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約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

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郡。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於息宰河投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謂遏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軌再四論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馬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餽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可連。餽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時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苦口交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菁。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尚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訴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眾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聲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為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既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於息宰寺侯鞠。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

聲敬迓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狀。再泣乞容。繼孟曰。余泣任後。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聲感泣。眾皆帖服解散。且獻統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馮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思其敢讓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於壁。見檐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於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聲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兼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車。悉其事。達之當穴。是年七月。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面為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臧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衡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於何。兵已屯於鄉。而明聲尚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於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連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派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

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擊之肘。兼陡發瘡恙。閱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餉。適繼孟中恙伏牀。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為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為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姜君星夜遺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焚。而繼孟疾正劇。強起卧於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韶齡之苑。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於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君。泣訴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矣。

予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為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為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為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為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為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為也。復曰。為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為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胎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為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於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於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於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蘄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為室。即賜姓之母也。

鄭鴻達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達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達即剖孕婦。取胎為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達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芝龍所築。海舶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於博古圖中攷之。鄭鴻達家於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達築半月城於其上。曰釣浦。後鴻達駐金門。



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堵公牧游為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為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為賊所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走解公。公罵不絕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遂。忽拔眾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師恢復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虛葬公於長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為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謀倪若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樂寺前。迴雁峯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人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城南。而花樂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為二聯。諫之。

陳允康贈鷓鴣鷓鴣。疑當作鷓。山百拙和尚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畜。絕學無憂。書此三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塵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圖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相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衡人全俊公請予為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脚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真孝。教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烏啼花落。菴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為。此作勇也。決於不為。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金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為它日前車之鑒。如夫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譏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在郴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掘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於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逼人。如此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於風之南北。地之寒煖。由於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科譚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郴州之劇。吾不識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聲色止。若是馬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

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耽。不猶諸子之立觀村劇乎。而諸子之視吾也。亦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有此下疑某人三往臺下。覘之。皆不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於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必能如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腐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辨也。飲必於肆。馬徒取其褻而費耳。少馬某人先挾某人醉歸。歸而卧。卧而起。起而吐。吐而復卧。馬某人復去。飯已具矣。使招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尾。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轟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况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况非禮為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於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某人挫某人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即安佚。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為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為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佚。則既爾矣。且未知鼻之於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于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風氣鬱積。

可知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馬意識了別於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  
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飯時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某人  
皆有成心焉余反復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為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元三桂之變柳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

十四年二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為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

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於

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

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而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

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龍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

起龍亦隨出城至澇陽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

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於二日中已逃盡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捲

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濬而清兵於二十二日至城下

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擐金甲登雲梯而上與擁擁相持馬寶自後并擁擁斬於城

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於七黑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

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偽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胡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為平西戰象之所蹶。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偽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界。有鄉人熊和尚者為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與寧界。在東十里。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岔路口。至梯子嶺。阜角樹。於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偽周二月。清曆閏三月十八日。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終固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使。倉事。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為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為偽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即位。七月十八日。胡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於鹽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

蟹螯寶等侯清兵入谷。伏起軍於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於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於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占坐守郴州。終為衡州牽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處。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

雞公山奉真武像。今敕封佑國寺。命達爾漢兵部郎中馬斯良太致祭。改山為鳳凰山。

穆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柳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豎二竿於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於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膝袴。著足踵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蹲踞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衫。并一藍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

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錢。連擲於地。眾合聲報其兆。巫乃  
歷梯而下。置赤足於霜刃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  
其膝。如婦人之拜。行繞於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  
奉王母教。事皆洪。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  
事紛紛難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為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於巫。非  
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於釜。百沸而沃之。以水  
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啟其袖而數放之。碧霞滿空。物遭之而不  
燃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  
缶布衾之類。不得管金銅細磁絢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  
盟。

余於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  
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為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至耒陽。聶令餽牛炙。



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於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蠡字秋水。漢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表九叙。藩司顏乃來。皆聘

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

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為行營兵曹。隨

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印中。偽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來。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効云。此語發人所

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為然。乍

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

十六字以足成之。叙真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通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以見示。眉目亦自畫

然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逮金元明。馮子諷其補成全璧。有益於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為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於猶龍之學者  
也。

廣陽雜記卷第二終

廣陽雜記卷第三

清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為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異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於是雜役之派。有倍於賦稅者矣。上之人於何知也。官民之困。未如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星。

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卹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普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韜等此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疲弊愈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尚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

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五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五匹。在案。今該撫既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五匹。湊為七十匹。共增馬一百七十五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直撫郭疏。擬宣化地方改為郡縣。尚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於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兩。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於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為馬楨輪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為本省支銷。並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鷓鴣。二驛。支應勸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贖。恐不肯

官吏籍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於地方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而安斯真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者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畫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為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拼湊或為主形或為磬形或為屋宇形或為橋梁形或為飛燕形或為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碁卦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為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圍徑真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

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寤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癩血聚於心即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人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壑翁翁本汪氏園亭俗稱養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鹽課予友兄李慶文積於其家往訪焉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為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壑翁頹敗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為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陵人聰明博奧間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者有傷寒論金匱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瓷器瑤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為直行算。其簡明也。

林益長者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遠左人。滇撫林天學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為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為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就僂。廣陵散於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偽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弄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為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為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監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閏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馬。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為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八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

筆有穀孤古故穀勾狗穀設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為規獲耳予向以平聲倍於仄聲上去多於入聲以一收三尚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燮因林本著音譜一冊不分五音以入聲為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勾孤三餘做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為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善惡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於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聲韻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燮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封錮聰明如此哉傷冬宗夏初歸始為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眇安得一切智人出興於世作大歸依為我啟蒙發覆邪

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無星處為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為星經星為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為北辰又大火為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

狂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八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為釜。釜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為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  
兩為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為鈞。月數也。

大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奔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  
凡夫題。王百谷所書。

屠儉名游野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  
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  
自戒慎也。

顧一本本俊之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為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  
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若  
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解云。賢也。錢慎奔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

時猶有仔者邪。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棹。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在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為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屬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即宋謝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為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于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蚯蚓成糞。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於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無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後更字聘翁。明季申榜進士。家於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鬚。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亦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提壺易酒。雙屐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一二首。皆冷冷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為之作傳。無使漠漠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汴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於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於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啟。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學縣。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為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嘗寫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於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  
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即專家之事今日甚少以予所聞  
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於無意  
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  
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為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入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  
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於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於今日者更  
錄一通分為四冊以江漢沅湘為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奏啟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於二月二十日在蘆溝  
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 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為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  
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牧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 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  
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

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暨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固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審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濶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犁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叙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

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舟德。適有數十人來買魚。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舟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舟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相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於夏初來衡收魚種。馬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於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吳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為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於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即覺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凄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威未遇時。以飲博為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儔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輩。子必大貴。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



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騰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眾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沈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竟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於法門經典登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其長春盤山語錄為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鐵杵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為之更有妙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鬭爭未有已也圖老曰予復往值與人

談爐火燒煉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為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為董冲陽所惑及岫嶼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庭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天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荆浩闢全者十之七。法李營其。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闢全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未海岳遊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冊多做闢荆。深為得之。

第一幅為登太華初地。東為中方巖肚峰。西為山孫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

為三里。五里關。八則靈官殿。谷口竅。玃鐘銘有聲。第二幅為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莎蘿坪。東壁為小。上方大。上方。攀石。攀梗而上。多樓居。迤南為會仙臺。白鹿龕。俱在雲壺峰下。第四幅。為凌雲壺。木橋高架。橫澗而渡。東上為凌雲壺。宗武曰。當作凌虛。第五幅。為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眾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為卧虎石。北為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為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為古烈丈夫祠。第九幅。為青柯坪而上。東折為茅奈。北折為藏經閣。復東為回心石。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陟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為鐵牛臺。北為胡孫愁車箱峽。抵雲臺峯。過此峯。石愈崎險。皆偃偃。磬折而行。第十一幅。為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蟻行蒲伏。至仙人砦。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第十三幅。為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崖峻削。幾千仞。行者股栗。即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灌木仄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蓬叢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圍。截巔橫阻。

而出。又有一小石若堵。虛懸徑。皆極險難。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登則黃神峪飛魚諸山羅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第十五幅為中峯頂。經茅奔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崖。飛來石。蓮花峯。南折則為蓮花洞。為帝之別宮。石嶺下為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為飛瀑。第十六幅為西峯下諸山。第十七幅為西峰下白石嶺。曲徑層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峯之半。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峰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顯靈宮。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為避召屋。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布夷像。第二十幅東走為雷神祠。避召屋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卻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為賀老避靜處。懸崖奇險。上峰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屋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為博臺。相傳為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鈎梯。懸崖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幅玉女峯。實附於東峰之

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若龜井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為洗頭盆。水四時不竭。北臨仙掌。  
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堡。煙景蒼茫。清洛諸水流入於渭。清與河合。東折注潼。  
關倚華麓。南扼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邵諸山。秦晉界限。於是乎分。第二十  
五幅為華岳全圖。第二十六幅西岳圖。紫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  
沒。獨老子像。青牛枯檜。猶在今。築城為衛。校唐稍隘。五鳳樓前為壁亭。左右為坊。為  
門。四角為臺。為樓。八柱星門為宮門。為大殿。次入內宮門。為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為  
池。為橋。為臺。臺上為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第二十七幅華陰曙望華  
岳圖。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第二十九幅青柯坪  
秋深圖。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第三十一幅玉井泉聲松韻圖。第三十二幅  
西峯晚霞圖。第三十四幅太白呼吸通帝座。處秋月為最。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  
馥庭一作庭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瑋奇。而水土大惡。外鄉  
人不可居。人蛇之毒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即  
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真言。砂乘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麩。永不得清。惟鍊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

心非久於其事者不能為此言也

因憶往事於白雲遷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為人道者也  
余當時已見及於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於西岳

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於捨身屋投屋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登大頂

至捨身屋以蒙覆面奮身而下疾於飛鳥其姑其兄臨屋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

生令華陰眾報縣令人從甕峪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移朝邑逮其姑

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屋時已昏去耳中聞風聲甚久既甦則仆於其家庭中

云朝邑令回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陽之北而捨身屋則華山之南峯也

時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絕非虛誑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入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

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

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

復本合教承貞明至真字輩有馬真一者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與

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於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布夷。王刁宗邱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為潼峪。蒲峪。西為夔峪。又南則雒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為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蔭一院。天下所無有也。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証。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如經之子蓮舟。同眾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子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校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校吉尊人字西屋。卒於六月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

三日。夜。妻尊玉。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子問校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客淮安。靜土庵。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誦。

金剛經不報送能作禪家語辛未春夢游佛國徧參數萬金身云

圍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予聞其語亟令圖老書其語於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鍼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曰於崇禎末為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韶齊名詳載綏寇紀略殿公極言覺羅準大之賢準大一名朱克敦松屋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於

學與殿公友善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及雨中相遇見其貌而知其隆同僧渾融入山訪之留信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為松屋講論語松屋從此識義理有志於

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為明末死事忠臣遂大勸歸出囊中金并毀金銀酒器共得百餘兩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

夫一家六人為之守冢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拜守冢者又以銀六兩並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呼仁心為懷慕義無窮松屋有焉

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不能辨行裝能義命

自守隨寓而安後歸粵西蕭如也



僧潭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薙為僧。

觀音巖在永興縣西五六里巖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崖覆洞山足至洞頂高八丈許洞之广上附頂處架木為龕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級下臨江處為僧舍遠望之如方壺連島自庵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如登天登龕縱目遠眺心神為之條暢江中巖前有師子石爪牙頭目逼真水漲時舟遭之立碎未人以形家言鑿碎其唇齒云庵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為樓三楹亦在懸崖之上有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鑿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久夏不涸鐫觀音泉三字靜室之結構猶未就也永興城中地高於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崖石壁臨流壁上有小孔無算負如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為侍郎窺石崖下有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陽山今時曾泊舟於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有程江水自東來流入永水案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

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賈船所聚也。

郴州地當騎田嶺。高在天表。相傳郴地與南岳祝融峰齊。理或然也。自瓦窑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漩覆處為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於軸端。外巨於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十輻。絙藤為之。以湊於軸。兩輪之間。相去約六七寸。編竹為方筓。置之兩輻之間。以為齒。以水之高下為低昂。沒於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輕。軒者低留節。而竅其輕之端。順水之勢而斜帶焉。湍水激其筓。筓行而輪動。水只知帶筓而流也。而不知筓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筓之上也。而不知後筓之復水而下矣。只知帶筓而動也。而不知筒之已攜水而升矣。筒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刻木為槽。橫於輪旁。以受水焉。承之以梲。分灌田間。名曰簡車。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行。但有山水處。即堰壩而為之。惜無講究。及此耳。郴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郴江祠。祀柳毅。俗傳毅郴人也。

郴州湧泉門烏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皴亦一奇觀若移此石於中原不知受米老輩幾許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郴州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為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郴州城東橋井觀為蘇瞻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皴皮夭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橋井在庭中焚砌巖壑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家有祠乃郴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於善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隴讀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義帝滅秦興漢為世界升降之機樞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建菴於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鬪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為弟子者

蘇仙山上為靜思宮中為中觀下為白鹿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蘇耽母子像屋宇皆堅緻略無登眺之致宮後有亭亭中一石臨崖垂垂欲落鐫沈香石三字

云蘇耽跨鶴昇仙處也。亭中有蘇耽跨鶴像，鶴形肥胖如鵝，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稍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頽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腎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筍下垂。東北一小洞，可偃偻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瑋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裴燕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陳允臣所建。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為之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從魯威取寶寧，乃僅得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河功，為古今取奇之二竅，一枉語耳。

思安言：郴州脚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觔。廉隅方正，鑿之印記亦非負之而走。烏能於中盜取分毫乎？其法取錫塊，以繩纏縛，入釜中，水煮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為水沃，則不得烊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字是，則已化為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輊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解舊觀，而中心

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為一捆。捆載而過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爭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偷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為最巨矣。嗟乎。盜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八門者。觀柳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為之浩歎。

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興寧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窒礙。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郭尚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基慶良邦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為宗。取諸家之注。總注於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注莊也。逍遙游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玉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二篇。應帝王附以馮驩胠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於冊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養生之三卷。後四卷編覓不得也。後遊

吳門見金聖歎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藉沒入官矣則聖歎當時印可此書可知予求茲全帙久而未之見也寓柳時於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注之無義例倫次殊不足觀也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難勉道曰莊子為書雖恢奇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間於監市履狝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賴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禘見漢郊時志庸子乃堂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攷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苟非迴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為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斑爛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二十一日必齋三日值齋日

則不食。終日真穢水漿略不入口。置飯於其前。必卧而守之。有雞鵝等物。米食具飯者。必起而逐之。復卧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恃明悟。必假器以為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為凡物之有數者。皆可用以為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界而為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縣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於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於天。則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總五緯。所以紀零也。於是章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秒。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為一大算子耳。王元穎題畫竹二首。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弄月。夢來惟覺水依雲。穢材寫盡湖州派。清影知他聞不聞。一解穽初篁葉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何宴屋間落。應是湘娥淚裏來。無力豈堪題漢署。不妝空自散梁臺。王獻正喜看新綠飛。雪選鴛鴦酒酒杯。二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也。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為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間。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麻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麻乃為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宏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沒。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遂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



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報告驚譁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己己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於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久其得於天者既厚而復脫根於地又漂沒於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為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十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浹沙入井中入飲之則成癩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楮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於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餅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楮記室引調言云

宋崇寧年西都修築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會吏法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為何物其問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

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訖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  
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口窟漫不知忠君報國之為何事矣劉繼莊曰若明初  
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昭潛夫之所著也潛夫於崇禎初為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  
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歷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勝道里遠近暨諸  
堡塞毫無考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於是耳可歎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  
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為飲茶之證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  
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  
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吸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吸之說矣非始於三國  
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挿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

一本牌頭  
作狀

四十里耒陽縣十里阜頭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窰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其尊人扈從永祿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

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於迪。東。迪。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乘移衡陽馬。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麻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麻面如滿月。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為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馬子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於法場上。見為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為滿洲之冠。永麻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雲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於北門庫飲奕。遂弑之。百姓初不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於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眾方駭觀。忽喧傳帝崩於北門。備祥宮。癸嗟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滿婦。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祖為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福。分為

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為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於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於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於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前有韋馱尊天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漏。予懸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為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壞矣。坦然未經師授。曾於唵答公處。見西洋人為之。遂得其竅。竅然於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坦然善醫。法齋頗稱之。予未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霖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游。有詩云。非求不死樓名岳。有魄貪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廷言。有明彙大家彙。河套彙。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於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弒。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謀圖普化。思結好於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為予擊節。

紫廷論趙宋規模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明不當曰漢唐宋也宋只  
可比司馬晉耳予曰然邵堯夫已見及於此矣客有問國祚於堯夫者堯夫以晉史  
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懷愍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  
兩晉也

周獻之言其婦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都門妻懷來人半一子不如室得錢即  
買香以供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  
身乃老僧寄靈於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吾更送一子以還父母送老人之終也十  
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網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圍平地八十餘畝惟一  
徑可入一徑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躬庵曰他日功成歸老  
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網矣

涵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剿謝殿夫之餘黨也殿夫閩人為盜於海上者

黃明亦閩人前聚眾於黎平官軍征討平其眾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虛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為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

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視聽尚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雨。固賢首也。曾聽南華內七篇於耳。觀師有省。自此深好外典。為人直逼前古。好學之誠。出於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授等韻之學於語拙韻主韻主真定鉅鹿縣人。為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於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尚。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目參禪為大悟門。等韻為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為諸方之推重。語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暑一衲。行住坐臥。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繙繹。無留難者。遂為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顯愚和尚。其器重之。柱王聞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於南岳。以終老。馬虛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屬。迄今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懼。逢人即詔之。學韻。聞予至。甚喜。予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竊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然於等韻。必殷殷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脚。咸宗等韻。苟於門法稍有齟齬。則不能得字。而未經唱誦。則聲韻不真。三四十年以來。此道絕傳。久矣。聞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經師承。口授終屬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予於康甲夫家。為余唱誦。

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事畢矣。

余髫年於燕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為余言其梗概。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杜庵為友。杜庵精音律。而於等韻未有傳授。橋李陳嘯庵先生著有皇極統韻一書。亦精唱韻。余雖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縉流竟無一人矣。

虛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篋。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德岳吟。於南岳死已久矣。虛師藏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猶是性靈之作。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庵紀異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悃悞。人有一雙眼。正能悃悞中。視天地數本。敬身理無為。一山數里宕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為造物之險夷。西山兩日雲客。予正其期。眠餐非細故。主人賴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禦寒雖有袖。力弱還存杖。投杖於水不能止。袖亦隨身墮樹底。森竦荒冽險。還荒否。用杖扶身杖不起。四顧維目泉塞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蹤。深澗冰腹泉生處。祇畏生勇忿。還於寒威相料理。縱然步步成傾。我杖我足不受恥。穿林得疎竹樹間。

殘紅子。□心亦覺通然喜。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瀾漫煙四起。聲咳震谷岳未大安。  
知乾坤莽莽界。瀨瀨肅肅神頑樸。冥冥昧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根。將憑何物為  
身尊。注聽山犬吠無聲。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此山抱惺惺。怒尤攝盡收靈明。倏忽  
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知煙。去處振袖拂杖到谷口。見蘿達橋如達叟。杖亦逸袖  
知寒暄。坐石頭看林巒。他家童子迷道回。遇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其故。為我言昨  
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顛顛。我行其間曾保保。言晴未已山真晴。五峯擁出太  
陽精。沾衣炤襟羈停停。我吟童笑度高燈。神怡氣爽閱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  
門上微風雨。穿袂收汗庾浸浸。杖得東指到於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  
鬢鬚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窈冥一作冥。從此發深峭。鶴雀飛起衣帶邊。奔泉吼怒使之  
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鬢依然白懸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遊。又聞須彌頂。日  
月出其半。麟鳳不敢遭。亦帝駕言馳驟一作驟。我是俗下頑魯質。獨趨橋上看波激。前  
此橋跌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層層石。將抵文殊庵。又是燦燦雪  
苔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奧。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尚有  
數十首。俱瓌璋可觀。不及錄矣。



逸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惡

虛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葉萬事暮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知作一本角以竹為之如銅招軍式上安若叫子以吞吐

為高下其聲悠揚悲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峻嶮峰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亟思一見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其處前方遜一曾為予言之許為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

雙石峯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庚申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峰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即雙峰寺逕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即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鱗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通州漫叟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即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平

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為羅漢運糧處。鄙  
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為水往也。  
此為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黑魚耳。  
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半里至雙峰寺。寺在  
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閣流聲。坐處黑暗。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  
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官。知縣孫維震見其  
儒雅。詢知其為讀書。命題為文。稱賞之。賞以銀。令其歸讀書。後為弟子員。其人知音  
律。自以其意譜漢魏樂府。入調。皆合律呂。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畫。叩舷歌離騷。聲  
裂金石。鄰舟數百。多寢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  
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也。惜其生於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  
見時。必有一番絕世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悉訪之。  
仲翔言。福建□氏之事。壞於易明。明舊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婁勝功構竹屋於筏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煙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座

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着塵埃。問之。其令姪筆也。今寓中湘云。

聽唐子騰與唐子霖談寧羗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董九疇。李國梁。李國棟等。而先殺寧羗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敘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困清兵於內。後由階州入州。求救於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官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之。令人勃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於古北口矣。不勝浩歎。

聽子騰談趙勇略。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寧夏時也。入川相遇於寧州。幾成吞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騰曰。古云山東宰相關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奮威功業。尤為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為時出。吾徒亦何為哉。

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亦舟以優觴款手。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為橫。公為庚。東為登。通為疼之類。又皆作北音。收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

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兼之惡醜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繼武吉安安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嘉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麻法。不經師授。自能解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平西昭武中。知後必復康。庶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藁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於書。繼武兄弟。雖其叔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授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為我覓寫書人數十輩。春半年糧。以成此書。書成走下江。請政於諸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沈酣舉業。口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悠。以為有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死於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時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尚幼。無所知。屬曰。吾即死。汝斂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潔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屬。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并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於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

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尚在得先生來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  
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禱祝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得  
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  
見而入得之於天者為多且名心淨盡不假外飾真吾友也先余來而歿不及一載  
而更無一人傳持其學者生既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  
之大億兆之眾安能必其無絕倫超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真實學問之  
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我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  
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蒼者性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  
然不知餘生尚能得一二人以摠懷抱吞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矣安福更有吳  
翁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於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會歸老山  
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珏者字石楠善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為世所知名  
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敢亟見者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  
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鈴山山有洞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

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東燭入數十里。至風花雪月四洞。炬忽不繼。多屈此  
 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難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故  
 空如雕鏤。至此儼入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墜絮月洞上有一竅  
 透空。天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富。字喜聞者。未第時。讀  
 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四矣。後覓隱處以待之。  
 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聞也。此洞中寬行  
 宏敞。遠勝包山之林屋。而世人尚多未知。孔富後為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  
 韻。共若干卷。上珣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驚歎。前在甲夫  
 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闕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  
 求。募賊以竊者。乃面失之於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諾語。以合其土音。必稍  
 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  

 珠元當見  
 先師日記  
 珠業關石城洞者乃劉  
 盧滿非劉喜聞也。盧滿

繼武文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鄰即繼武之叔。日修之所居也。時當八月。晚露  
 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醉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祖不久矣。音

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至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烏兜陳氏。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時。身先避去。

於途中思得譜土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為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於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於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為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於驚蟄。桃李放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麻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麻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及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

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溼。變而為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夫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彙為一則。則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微。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為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為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兜二陳。高風被於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奴。舊字元聞。劉勃字巨溟。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并謫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真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郭為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

安福武功山。高大與南岳等。十峰萬壑。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廬。亦有馬柱。磨鏡臺。馬古跡之可笑類如此。石城洞。鶴湖之水出焉。故曰鶴山。非蛤山也。武功皆



道院有僧舍曰白髮庵。皆耆德之所駐錫。四方耆宿。至以銀數十兩貯。常住衣食不  
外求矣。新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杲。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寓其地。書大字。以  
筆縛於肘。濡墨而運之。不以手。極奇。

昭代典則。晉江黃克叔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做朱子  
綱目例。然詳於制度。略於事跡。雖聞見疎陋。而體例尚有可觀。

秦優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

子騰言。流客木雅零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有鐵標十二枚。藏兩  
袖中。舉手即發。又有屏風置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坐後。猝有奸  
宄。舉足萬弩齊發。又有摺疊船。可藏巾笥。有急欲渡。即奏合而成。蓬梳云。今其人尚  
在。嘗為木牛流馬。人以為怪而毀之。即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劍贈  
佳人。烏乎用之。

壬申之夏。於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為聲韻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  
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唇。舌。齒。之七位。故有橫轉。而無直送。橫轉為

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語。以○阿伊鳴午之五音為韻。久然。午即鳴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為喉之喉。開之開。阿為喉之喉。開之合。伊為喉之齒。合之開。鳴為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字。逼出○字。為○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為阿之轉音。從伊字想出音。而見之於齒之○。思茲雌。故○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為烏之送音。○而○於田字為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為韻。分配○阿伊烏。則為蒼鞞英為。此四音為東北韻。示。又以開口鼻音為韻。配以○阿伊烏。則為西南韻。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嬾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為韻。父韻。歷三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祕藏。一朝啟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廷與余露坐蕉陰下。論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謬。紫廷論內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 旨點心每佐領下挑擺牙喇八名。鎗手二名。噶把什一

名。共十一名。候 旨備邊。

李逸齋諱而熾。與之談醫。似有所見。盛稱休寧人汪昂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言隆

萬間黃州人萬全字密庵者。名醫也。所著有萬氏家傳。又名醫心法。醫家秘要也。

臨川為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日駐於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卞醇醇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齋又言。興化莆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

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百卷。云方鑰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為鑰。而溯通乎

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為類一十。曰表。曰裏。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曰痰。曰火。

曰鬱。曰廣嗣。類各若干方。方有若干變。共為目錄一卷。

傷寒纂舊。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為歌。凡四十五則。蔣仲芳從而和之。加入十

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為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為百則。分為九門。

傷寒六經本證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瘥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幾條。條下補注。注內錄法。法辨同異。注後紀方。通為凡例一卷。明醫規則亦點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慎無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即古之十劑。而增入溫清慎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陰火棄位。曰垣聽。曰追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為一卷。而垣聽為妙絕。問心錄追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蘭圖於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至暢春苑奏云。慈頓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并提督孫令蕭州總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并祝囊來京等語。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慈頓要逃走。今果然逃走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祝囊親身從內地帶來甚好。余曰。祝囊為西域中雄傑。無素余爾定合骨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慈頓為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為人所擒。如縛雞然。則又何耶。慈頓雖逃去。得脫與否。尚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為人所擒宜矣。子騰尚不解余言。紫廷則不以為河漢也。

偶閱戎政便覽見四川巫山營游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龍皆循良吏此于成龍未知其人何如也

子騰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即為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為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威固原人為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

夜夢同一人攜儒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彫鏤刻劃頭角爪牙鱗鱗纖細畢具正南向下自南而東北久之而歿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儒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亟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靈異瑰瑋此何祥耶

案龍乾象也馬坤象也或者以此象

閩涵齋以蔡長仁之為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反而又投後投陝西平涼守備黃九疇標下飲酒不事事王輔臣怒欲以軍政填黜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為若一旦邊廷有警恐無覓元處也輔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誦閩中劉石聲詩曰華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閩中形勢被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莫縱秋山火褒鄂英靈不可當蓋褒

郭二公皆從彝昭陵云。又李子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斛五花如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謂妙絕千古矣。

與紫廷偶談及經略圖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兵勢不可當。海放孱馬三百匹衝之。平涼兵鬪奇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虎山原。平賊城中。且為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

子騰言。四川多狻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即趨避隱處。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死矣。

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即隨之。去飲於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碟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後偶檢字書。數字呼本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鼪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漢書音義曰。殺白狐子也。案此即子騰所言之黃妖。妖乃腰之誤。久不讀爾雅。不意於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為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喜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紫老好讀管子。以為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味。

於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孫密題奏情奉旨。慈頓等屢諭勿令其逸去。前首甚明。官兵既尾襲慈頓。何故復令遁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紫廷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曹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廷嘗請其診脈。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痔。則自愈矣。後果然。紫廷吟其舊句云。燕妥階。沉澗花。遊檻露。溫余謂此遊字。當作去聲讀。音稚。若平聲。即遲速之遊。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前治藍橋甚效。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皂角子數枚。必有傳也。

紫廷偶述奧府之言曰。精神生於喜悅。智慧生於精神。名言也。奧府乃彭樹虛先生所著。余未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騰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脅痛。不可轉側。嗽益甚。夜卧精神恍惚。此非參芪不能回陽。余先用八味地黃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亟用六君子湯。加附子

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為寒邪所傷，輒病。余問之曰：背寒少冷，即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脈為病也。須用鹿角膠鹿茸，即愈。從紫庭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子騰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風亦黃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灑血雨，雲則漸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蟆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深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為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琅起身行伍，隨鄭飛虹字于隆武時為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於賜姓，賜姓覺琅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廷欲作四瀆入海圖，取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南至蘇松，西極潼關為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為之用朱墨本界畫法，以筆從橫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夢中忽悟歸乘算術之理歸之而盡者從乘來歸之不盡者不可乘也有實於此不知其從橫之數以開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廷家藏楚地全圖從橫皆大餘彗挂其難流覽亦苦紫廷欲改為書冊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於予予為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廷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於隴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敵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畢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為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今開墾於許州五女墳

涵齋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夏門於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慕義伯後令其開墾於鄧州

涵齋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據海澄以降即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於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

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蔡出收官。一造八槳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夏門四面環攻。令彼疲於奔命。上然其策。惟遷海一條未行。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橋漳州平和縣阜隸也。與門役賴玉謀潛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為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報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戮其尸。尸用汞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剛之人見其眼胞睫睫不已云。賴玉為泉州提督標人所傷。遷海之策施琅復言之始行。

向聞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為一書。以川水為經。支水為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為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燦如列眉。指掌副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為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也。張一絃於弓鼓之作。泛音與琴之十三徽無異。琴之定徽中疏而兩端密。乃變員為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格。變

為直線則成疏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負見之於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廷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於漢中。而西安荆州江甯各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於漢中荆州各設駐防。誠為局外要着。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飢荒流離。後添設馬網繆牖戶之計。蓋本之圖公云。

吉坦然為子膳定一友。以斂肺止咳為主。用知母案貝母乳桑皮乳沙參乳及仁

蘇上訶子薄荷肉桂沈香。曰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丑一兩煎湯浸之。

晒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於壯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為

知言。

紫庭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等法不可率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為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於大方。浣花先生為此事中絕類離羣之聖。而於岱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顧敢為浣花老人所不敢為耶。紫老亦頗見及於此。故於泰華諸題皆無題咏。今忽技癢不禁。邀余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刹。負悟勤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

之道林興復未幾也

長沙北門外有闕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

紫廷破二十子全書以管子四冊貽余管子雖不全出叔仲之手而其經世尤為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子是何意者可歎也

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為何如人乃一會稽陶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彀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表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雲嶠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浩北作一本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興中丞撫軍時曾於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為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

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於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於趨事有訟於官者先令原告出贖督工待審

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皆做工今北門沿鄉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兵先

廣陽雜記

卷三

二十九

築堤塘數十丈以逼水。余此來見新沙氣象甚旺。迺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移於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塌。漸就埋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瀏渭之水。西趨沖刷。汙塞方為永久之計。然去瀏渭稍遠。且多岡阜。隔閩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湖德元黃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若無舟之處。故四方商賈皆乘舟相行。省會之地。舟車不便。雖軍于北門。開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自劉向校讎。訂為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繆。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盧泉劉氏續。間為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啟間宣城文學梅士亨。一本有詮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為一字。其解說暨駁雜者為一字。為傳為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驚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予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穎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為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書。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為王顧董施宋陸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

巽橫五十里。周四百里。數年前兵萬人。臺灣平後。裁汰至四千矣。

長沙樂王宮。後有竹園。小亭幽寂可愛。亭聯集杜句云。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

岳濤持小葉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鈸鼓之外。加以銅鑼。哀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顧有經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廬州人陳繼緒言。硝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

煙壳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崗高崗。皆生苗。有漢人往賣。為所殺。官差祈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為其所殺。貴西道副使張奇。抱往撫。而巡撫衛既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聞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廬州人呼牛作阿。有一本二音亦奇。

倪用照嘉興人嘗為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偽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適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將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多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攷

孫廷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為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國事孔四貞尚幼已曾許字廷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為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為 太皇太后義女云 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眾皆言廷齡遂嫁之以廷齡為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廷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廷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為恥尤不能為廷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廷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於漢人而不告廷齡廷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廷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廷齡廷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於上 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於獄未幾滇南告變 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王藩事征雲南廷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

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於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為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為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齡也。』乃使使自間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為懷甯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為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於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甯。而傳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為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為昆季。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須一人為我行。曉即請往。從間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於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捷以汝為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甯。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



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偽周軍退入滇南。馬寶守風木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為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為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為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於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為。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宏烈。以歸偽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為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罷官。流寓江南池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從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

拜馬氏率眾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為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遜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為未可盡二錢能却寒豎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拌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柏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柏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柏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為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已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亦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遜奉 旨差往噶爾且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

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且表目領兵

殺馬遜拘守備千總於哈密城惟騰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 上云前理藩院

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且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於肅州待

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徠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售徠藥以治之也。徠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雜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岳濤云。徠人背負藥籠。出對刀。藥一把。口作呢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為引。

余問馮齋云。吾聞臺灣向為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馮齋曰。非也。臺灣向為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為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於各國占地為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濼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於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於彎環處皆有砲臺。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於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漲。諸石皆滾。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徑至赤嵌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於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

臺灣遂為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於巨艦之旁。人沒於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澎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為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畧也。涵齋又云。向在辰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為。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為不可耶。為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鐮。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廣陽雜記卷第三終

廣陽雜記卷第四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鷓首。呼余出。言此地偽周時。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柞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瀟山在靈鄉。德山瀟山。今日規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為之。何鄭自此為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為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勸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校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為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枝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枝。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蒸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卜皆

吉遂立以為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瀉遠。楊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叢。與陳秀皆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於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晉叔於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禱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幡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幡繞壇。鳥輒隨幡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誼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車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衆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雞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為事。苟有成。自有百靈。

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眾。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為暴於鄉。不容於閭閻。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櫟。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樂。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卣。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樂。形色圓正。都類柑。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云甚良也。爾雅有櫟音廢。郭璞云。櫟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櫟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櫟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為枳。廣雅謂之橘。柚。橘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



之亦可口也

予在銜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噓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冊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於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開墾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今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 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惜如也今又口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壽奏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糶米糧請勅鄰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於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股實商人

給發。令於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旨依議。

紫庭家廢書套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奏。欽奉 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於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準於西安司庫捐納。至於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

工部題請 昭陵寢殿傾。請重建造。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 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稱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於潼關蒲州。

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於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米之蒲州榮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艮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無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木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無湖入於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於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顛末。尚未究悉。當於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即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為金陵門戶。蹲踞江邊。如二餓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於松柏中。風帆盤於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鎮閭閻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為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於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嘗為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鐙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遠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真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森有頴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頴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真唐人數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

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為神仙捐素書。一磨閣糟邱樣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笑攜燈照暗衢。二。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太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堪拚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閻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裏闢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捶磁枕飽黃梁。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鸞鏡無年月。蕭歌而今子晉笙。六。

望文又誦兔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疊浪鼓漁罾。石上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那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卧。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薷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

龔首曠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

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桑本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為定一方。用何首烏以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望文誦闔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伴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墟。

予儒言。明末高郵有良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遵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菴醫學。默菴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聞錫一菴。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菴診之。默菴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數問。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

少年時。六脉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饑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摩目。看其飲啖。蓋目眵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厨桌椅。舉室皆新。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搗。徧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菴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於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隴。初任無為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為中表兄弟。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望。天啟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炮。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

總兵。又陞大凌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前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笛。月霽千門亂搗衣。棹酒裹蒸香野店。蟹螯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盜傲世。梁鴻熟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尚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日暮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鶩。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操神著自轉環。目縣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歎名譽欲斑。定遠五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雨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顧陸。二子。西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兼懷洪去蕪。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為魚肉。



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陸，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色，而筍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缺，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萬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於人。胥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

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擣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為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甚。殺死不暇。烏能為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盜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强者鬪。弱者利於乘捷。而强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

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螭集於荆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清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亥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為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五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墜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喬。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聞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凄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磯。必

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耕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造。擊開府於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眾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為強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閣。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為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閣。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歷朝丁酉科舉人江彥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或將隨公車北會試。謁見經略。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歷朝舉人不許會試。或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歷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於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為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為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歷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於臨安。美而艷。土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為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尚卧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於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為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擄浦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於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為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為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為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鬣。眉如卧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

馬鷄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櫻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鷄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萬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為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為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鷄子為榮矣。八王得罪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教拜曰。聞有馬鷄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鷄子也。向者於某所識公。公忘之邪。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啟教。教亦喜。俟其來。即率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為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教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於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為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罔繼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竢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

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為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為請。雖酬其願。亦即為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為右營總兵。轄雲南池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於子姪。念主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攜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為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為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於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為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為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控勿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侍王之猶子。當求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

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盞。暨菜碟飯盃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舉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為。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人聞之。拚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快。快曰。我與女嘗。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於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為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費用。



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熟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陞見。蓋其平日專用。力於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受。以金璧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勿勿不得款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錫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

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吉日於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即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為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管舊部曲。輔臣尤為親密。雲南援勅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為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再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賞逆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於極刑。留吉貞於朝。晉職為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於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

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即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別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眾人。女父宜竭力約眾。破賊立功。朕赦眾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藝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躡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鑕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即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

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於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尚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賬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眾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眾。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成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眾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於眾人。為不義事。又不成功。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有饒

我大夫夫與其駢首僂於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善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疫厥暴死為詞。眾哭諫之。怒欲自刎。眾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閭閻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襟。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塵以上。其浩蕩之氣。猶未盡。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瀕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歸此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峭。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為之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插空壁立。如吳郡范境。萬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似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為棧道於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

呼絕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倘遂茲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當何如也。唱經堂於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帘新雨霽。酒鑪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為妻兒灑夜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鄭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大江。游覽之地。於斯為最。乃其地為公所。荒蕪不治。牖下有槽。樞馬矢堆積。令人歎絕。此與才士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隨駕□□。其言與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祗嚴愚北鹵。信有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挿天大孤山。尚縹緲雲外也。上下二石鍾山。為湖口名勝。萬歷時。宦官李道奉設關。權稅於此。於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草深數尺。堯峰僧坦然。

自京師歸訪友於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髯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剎為山靈羞即毅然以募建為已任乃坐於關使者之門晝夜不卧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即募人雜草除礫築地為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禪誦於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為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衆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為菴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廈為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廈為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尚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符五云打伏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乃為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伏不可不多備錫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與肉脯置腰間饑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於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溼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即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

知也。帶白蠟米一色。殊少許。遇暑熱。暨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蘄州道士泚。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即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秋。予寓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於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為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為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為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荆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基皆為人所侵占。和上遂於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遺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與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



猶未也。夫豈所謂闢諍堅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邱玄素之碑為證。夫邱為荊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祖。門戶既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埃予少暇。為彼攷之。自有定案。與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即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魏魏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道媚。俗以為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踪。乃費大禱費。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於天寶。有何難歟。而昧昧至此哉。蓋文律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

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驚邪。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為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為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為多不法。知必為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為也。即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於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濶。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

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菱蘆菱芡。瀾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甃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為鸞鵠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殺彌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逸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之浩淼。為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昔神禹道漢水。至於大別。會於江。俗呼大別為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蛇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於此者。蓋山雖不臺。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濶。潛沲數重。環拱於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於應接矣。案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秦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沔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

一名沔口矣。案地記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陔南與江合則與尚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鄴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純繆。鄴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竦更攷之。

自鐵門關西上為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蓋取崔灑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岫嶽碑於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予意黃鶴樓即黃鵠磯。後人訛鵠為鶴。而附會以費文禕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為呂純陽字經三寫。烏馬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於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耶。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為聽耳。

鄴道元曰。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澗。目之為黃鵠澗。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藉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

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鄆善長所謂  
巽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為據矣。黃鶴樓旁湧月臺。有小石  
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鄆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  
人於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為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邪。當更攷  
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內塑純陽睡像。亭曰仙棗。邯鄲道上盧生  
與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  
下距地數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於蛇山之首。而黃鶴樓復建於城上。  
據地最高。蛇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為  
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於此。商山佳處。即成通衢矣。

蛇山界武昌城為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於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  
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其上。為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  
亦如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靈。乃世之號為儒者。以窮理格物為宗。亦  
樂其說而媿媿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於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為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為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剎製南向。為山門。為執金剛殿。為四天王殿。為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為碧空鑑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滌洞。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施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眾列坐兩廡。二穢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椽題。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師。於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為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迷於鷲嶺。殿之東上。別為一區。有亭二進。為上官往來游觀飲譙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砵白鹽。余不知砵為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砵。祥錘也。音租。鹽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兩之。而衡其輕重曰砵。如其數者為重砵也。

鄒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  
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  
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  
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於北而略於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  
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為崑山定河南一統志。遇古今之沿革。遠徙盤  
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為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  
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於夷狄者  
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  
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潑。而  
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奮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  
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  
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  
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  
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

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為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於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於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攷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為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攷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為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所攷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為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於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濶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



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他家寶。與子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為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於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閒。更有十倍於此者。亦皆置之高閣。况此考訂編輯之未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於何槍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聵。人家子弟。輒奉以為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為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為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蕞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攷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并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為續竹書紀年之草藁。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為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

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今學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識緯之說以圖畫虛空於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為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為乙酉而夏禹即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於陽城耶抑別有故邪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於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耶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歷通之是為戊子而武王即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即位於己卯而謂紂亡於戊子邪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鷄飲啄於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數之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

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荆襄。後則團風鎮。明季移於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罾數百里。星羅密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於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臺承之。古色斑斕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下。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闢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為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縠。不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湊。頗盛。甲字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爾。感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壅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為魚鼈。不可守也。

曇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監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福皆鑿石為之後有延慶祖師塔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於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鼈山皆在常德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濶而流頗急已有造隄導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勦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庵以舌銛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谷得明初馬后至江陵於此登岸故名其地為御路口江洲戴蘆荻於此泊捆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沂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近新隄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四絕名監者天台玉泉棲賢靈巖也栖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

玉泉縣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尚俟攷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於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子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為之。不知初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為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於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譯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築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

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語。風居句云。樓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已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閣。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管井一口。觀砌周緜。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為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

而上窺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轉峰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莢。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為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為前藩司李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交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蒔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過屯此地。蹂躪踏。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臺基甃石。崩圯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興。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攷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於龍城。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覈之。正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坡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大。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章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

過望國之稜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即今之土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

破封建而為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李斯之說。必受之於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為瞻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為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幢於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陸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鄒道元曰。廣圓二百餘步。在靈谿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尚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

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囊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為塗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荆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為險要。若掘此隄。則荆人皆魚鱉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為沈吟感歎者久之。

予以小時多事。手未肯認筆。故艱於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於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隙道窳。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於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峰暨易堂。耳燕峰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大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菴為第一。菴倉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溼齋言大人託賴等奉。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岡土司金倒一案。即將黎平府知府張澍。城守副將侯奇。立刻處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絞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勛降四級調用。巡撫衛既齊革職。復旨。後更命部議。衛



既齊擬斬奉 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 今上於諸土司加意撫卹。以反平西之所為也。

汪杲叔徽人。名闕。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於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瘳。終於玉峰。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理。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於財。嘗齋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卧於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舫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漾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於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為渡船所苦。遂露宿江畔。天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於新漾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披難為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竒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為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

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議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通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為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融於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於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於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眾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為募之於慕撫軍暨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關碑亭未完。嗚呼。觀和上之所為。知有眾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於販夫屠沽。乃自以為真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巖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持以為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繫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實繁

有徒亦記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沒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雨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袞袞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於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螻螻巢於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將止於斯乎。進而觀之。天人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於地也。鳥獸不止於草木也。人不止於禽獸也。何也。草木若止於地。胡為乎說甲而蒙芽也。鳥獸若止於草木。胡不樹根於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於禽獸。胡為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於人矣。天之不止於人。猶氣之不居於水下。而火之不伏於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於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冠為鵬之所止。而王畿為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於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暖自知。餘皆蜚螻耳。語云。鑑於水。不若鑑

於人。予曰。鑑於人不若鑑於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鑿。予曰。前步之躓。即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於此矣。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為無過之地。故曰。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赤仙。有奴子七人。於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顛死於水中。一死於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竄。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凶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刑人之棊。已拔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蒼者然。下築於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輒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雒生也。

鄰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奇淫。棄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於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於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為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峰。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於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為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鈎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隊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違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膈不下。皆此物為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麈集。共議一方。平安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隔症。適又吐血。則其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為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驚異。雖虛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磬簏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為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為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諸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為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於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予

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腭。喉。舌。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秘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為一聲。以顯之最為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於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為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為字也。如丁也。為地。丁可為何是也。翻切為震旦之法。顏之推以為三國時孫炎所作。規中近曰顧炎武以為左傳之鞠窮為弓。句瀆為穀。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諸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尚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於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為殤帝諱。改隆慮為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

諸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為精當。昔人之下顛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冊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避。李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劓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藥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為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為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憤憤至此乎。二合立體為本。翻切旁通為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撥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恂翻切。雖不縝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於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為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闔合於二合翻切。惟守溫蠹爾一物。而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

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於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收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勔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者。述紛然。要不出於四家。孫勔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為全體。而所得者。是真非贗。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為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於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暨評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子曰。諧聲之導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於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於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嘗寓目。於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況三合以上乎。蓋先生於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為聲韻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於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謂漫無紀綱者矣。

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



陳青來執贄於子。問為學之方。子言為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濶。為第一義。次則於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於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為者也。

與青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從容於法度之中。故能變化於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玉筋。執筆輒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艫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為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濶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子昔亦甚賞鑑。近為顧華峰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於此。乃為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贊語。標云。遊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遊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子邵。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

成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潯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獲此秘本。不啻貧兒忽發覆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啟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攷。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於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竊。徧為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三十卷。甚佳。奈向所見只十卷耳。

者鮑光以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單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於池州。復有棠刻之於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台從鴻寶劉念臺陳卧子集為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曰路同文。名燁。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

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於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即位於福州。召公為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眷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侯國姓於廈門。造隆武四年。歷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月。永曆御極於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於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蔭一子中書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於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於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墓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宣言其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圖。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為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

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沈之江中。以呈官。無不厭眾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族長請之於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為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為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聞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環瑋。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範銅為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攷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夏夏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牛。仲雲姪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碾車渠為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為末。以烏菱角殼煎膏為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為勝之。

張東昇言。有鹽城人韓震。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餘語。部帙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偷糜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曾述閩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於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樸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於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於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為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於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急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為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大勸之不應也。一夜於鷓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於程公之客矣。既脫籍為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因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歎久之。

伊在言童西爽。嘗為予作畫冊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聞其凶問。遽命裝裱之。廣陵

散於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幅精妙絕倫。惜尚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為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真。學者索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魚蟲。請先生圖之。彙為一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為予言天元曆理一書。嘆其妄誕。且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於朱姓菴坐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真無知妄作也。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於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立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綫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於崇禎曆書。只取有關於曆者。大測二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

與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儀禮為證。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余。予讀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沆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於母上，以別於祖母也。若置庶字於祖上，是別庶祖於祖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為之解頤。

西溟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為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溟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為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浴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偈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真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此搨，平生未一二見也。偈菴老人書。

西溟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楷書第一。予家藏宋搨寶晉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為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

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於運腕。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朽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雜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雜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溟以為似藏真。聞余言深以為然。自始至終，二十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園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啻尚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瑾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若筍時薦，展枝山翁雜騷經，快讀數次，真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寵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模大令。一為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誠臨池之神品。伯兄蘄令僞賞之極謹。各藏其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彥暉敬誌。

西溟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



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玩終卷。遂記之。

其末榻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僧辨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構雖佳。六衣榻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西溟家。西溟於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松雪圖後。尚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真跡。裝入他贗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王子秀言。昔聞薄子珏曾製一鏡。能返照梳竿斗中鳥雀。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蓋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驟通其故。必於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於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尚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崔兔林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觀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刃。非過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堪沽酒。內殿無牆好種田。又云。耆老盡參新幕。

存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卻驚車馬載鸞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帙讀之。

顧昺。滋梁溪人。與其弟恒修。蕭嘉猷。譚洪舟。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昺滋弼臣。曾受學於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珂。讀高忠憲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號闇齋。住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昺滋輩遂以闇齋為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為宗旨。主靜存養為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於庚午中秋。嘗就之問學。稼躬亦與偕焉。昺滋為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疾。自予南歸。宗夏隨予奔馳。曾無晷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唐喪。昺滋適日。復於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昺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為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昺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闇然自修。且能捐重貲。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及城中風土。恨其

人愚。博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為之。上大下小。如椀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症。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此症病。痲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婿也。地產象。以象為陳善火攻。交鎗為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於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為芝龍所開。當更政之於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于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偶同紫庭。攷青綠出處。紫本單。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嵩山。有銅處。銅精煮則生空青。其腹中空。

能化銅鐵錫作金。弘景曰。越舊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  
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  
青。但空青為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  
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藏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小者即空青也。  
宗奭曰。真宗嘗詔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  
辛玉冊云。產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巖道及代北山。生金坑  
中。生生不已。為青為口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銅坑者  
亦佳。又有楊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曹空二青。乃石綠之得  
道者。均謂之鑪。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偽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  
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曰。予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瞽。藥不能立時奏效。有  
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洲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子。予曰。此  
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虛。當用  
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聞予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效則遂用  
之一夜。大痛無口。目睛爆碎。始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予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

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鏡一圓。以  
硝沙砒石等分為末。水調塗鏡背上。如錢。上以甕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  
之下。月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異也。何必重價購  
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練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巖。昔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銅處。曾青出其陽。青者  
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惟出始興。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  
出銅處。年古即生。形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楞。色深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  
之如金聲者為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銅鑛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  
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為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  
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為此言何邪。

綠青即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  
谷。及越巖。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箕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  
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為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古江有  
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

法製鍊。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即取鑛法也。

扁青即石膏。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厓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是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即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即綠青。非也。今之石膏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膏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鍊。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真者不易得也。

石膽即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窟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於銅坑中。采得煎鍊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為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為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為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為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綠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尚未究其微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終

廣陽雜記卷第五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郴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稱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里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於二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為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為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劉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於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備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專管。修防挑浚催備。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



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專轄。遠任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專轄。遠任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條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為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為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縣丞裁去。改為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為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為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為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滙黃河。徙至境內。剏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為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

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於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為修武縣丹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為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恒水流入衛河。清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臯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間。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為如臯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今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

調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三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攜逆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偃夏包子於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擒綁。脅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款。請為內應。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投機宜。屬期速行。去後。於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慘。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達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衡協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甯縣餘寶慶等營。尚未調到。候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偽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搗

知蒲城已經投誠。於戌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攏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資。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截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手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

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屬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於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來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路拚命一戰。以為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衛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內。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逼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煙。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臨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於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攔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衛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揚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

賊果移兵。扛擡攔鎗。率逆眾布作方陣。以為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攔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偽總兵一員。眾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路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眾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於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偽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偽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偽周時。教世子。

闕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為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於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囚黃金玉。安酋之亂。執兵扞賊。守圉固而不去。

程兼。字抑若。號樵髻。黃山人。家繁昌。有義溪外譜。尤悔菴為之序。

雷如。滿洲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里料有功。徐提督薦之。

今為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貴中土陳主外夷。

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於華山為道士。

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偽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

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台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

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

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

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

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

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

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

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攷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為平度州。以濰州為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哀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為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為千夫長。在姚德督麾下。以招劉

國軒說。姚姚命往攝。得其肯綮。願假口以間之。為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

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為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

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

經營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為門

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為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舶鱗集。關

闌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池口。嶧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

湖泊遼曠。佳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於漢川之同塚。嘯聚

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偽稱大玉。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錦副使將昇。率漢土兵

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



捕之盜拒戰。割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揚墨申韓。今以為僞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僞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直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

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懷德萬人傑。其父偽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偏總兵劄。并以偽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李登周顥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為平水韻。夫切為源。韻為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為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於諧聲之道。為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尋路其覆轍耶。汪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為宣撫時。請為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為。似道怒。搃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名。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難司晨。

天童悟赴黃蘗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

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為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非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為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袂。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為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關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於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為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為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槎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之。賊更從播羊嶺。擣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

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遇賊於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偽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瑩，瑩為請議於朝，命兵部查議。於是尚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於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於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多、王鐵、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褒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於宛城劉太史若宰，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履，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

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宏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攷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祁酉已。滕臧任荀。偕姁嫫。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禮弓。古者墓而不墳。是即鄆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

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紫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之中。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

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為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歷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偁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為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繇。是執於成敗之見耳。案非方尚有餘隄。城郭亦始於繇。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繇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舜。而禹獨宗繇。繇誠有可郊之理也。

天王天皇攷。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峰存義。

巖頭全僉。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於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於

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於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峰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穎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為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谷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為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峰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為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乾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於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於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於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於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於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為元素。歐陽□貶夷陵令。嘗集



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僞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僞。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僞為胥臺也。吳滅人又僞為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僞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為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為駢。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駢字從毛。乃今之斜駢。價貴於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益恒解井。皆於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

健訟殊為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瑚案先師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尚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為圖書。正如豎碑於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影長。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於上。取平。周回置燈。影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更。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蓄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於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  
檣。檣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蓬索。舟中惟本銃四具。以纜沉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  
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糞  
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  
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  
通。畫砂為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  
聞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舶。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昏搖顛。行則顛  
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楊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僞地師為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  
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

為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地仙也。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

隋興。文帝詔為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於中載金剛三昧經。

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為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於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稱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稱北涼。今據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符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況稱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相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於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癭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即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乘。將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於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刻日請曉於黃龍寺演義。又因薄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為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

三藏改為論云。宋時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歷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誄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

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於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

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於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

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

演及昭覺。勳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杲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

十四家。三峰燈史八卷。輯三峰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為一編。濟洞燈史續略

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法苑獻徵

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實。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

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

傳燈中攷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為陳  
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愆兮。唐白居易賀雨  
表。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  
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太狹矣。

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

魏斯趙籍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  
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為三晉者。非。

章邯為雅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謂之三  
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為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邁。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  
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  
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

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以備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澹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考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頴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璉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陽溝有書為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詳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於地面者為陽

溝矣。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為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攷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為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口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聞於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東云。輒有素綢一匹。



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掉闔。掉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兌漕又變為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卷。冒白刃。券音圈。又音患。亦作卷。皆訓為弩。未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券。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券丘權反。讀以為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尚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鮮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

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弟呼。屬去聲。阜隸之阜。造作之造。音與阜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介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卧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甦。張蓋曰打織。屬丈起草曰打稟。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於上者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謔。曰毆。帳之為言張也。一曰幬。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粟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吩咐。勾取於下。其札曰粟。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為布段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偁此个。為者个是也。今以偁入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煖。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為尊。以貶秩為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避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以右為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偁尚文猶曰右文。不合於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雅馴無害於義。數歷之數即揚字。古通用。今人偁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數歷。即書歷試諸艱之意。乃見有讀數作剔。或寫數作剔者。何不攷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字字書作算。六書正譌曰。從竹從彘。彘古巫字。巫主彘。古者以竹代著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為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鸞。非虎非羆。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螭。非熊非羆。為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於此注。杜詩。田獵舊飛熊。孟詩。飛鸞。

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於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乙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則令甲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於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今以學作黌宮。其字於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頽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黌當為璜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詩召南。於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

有仁心。故歎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揚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歐澹。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誌。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爾足釋親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皆學者所當

知而今乃稱父之舅弟為伯叔。兄弟之子曰姪。姪矣。蓋伯仲叔季。舅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子。

古入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麪為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臛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蠟醬。蠟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蟲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

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秣田。其性粘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為三吳第一。嘗曰。董華亭質美而未學者也。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椀字。又漢書霍光傳。許后五日一朝皇

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為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弔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謂渠渠為

深廣。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為夏屋矣。

唐初。温大雅撰勅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為實錄。姚思廉始

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焯。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為五。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洛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章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烜等。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歷四十卷。孟子注。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為一人。□聞太平廣記載魯班。燬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為以窺宋城。似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為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糧道葉映榴。松江人。□□□□。□等諸公耳。其他授偽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偽職為巡撫。督標左營靳其。功。受偽職為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督標前營李□。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偽。



職為總兵。其中惟沈嘉相駢楊兆先于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繼之。其他皆駢首受戮。

夏逢龍於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為生員易為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於五月二十二日。獲於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為偽東閣大學士。蔡□為偽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為偽中軍。趙得為偽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為漢陽府偽知府。易正印為關防。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撤辰州協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威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屬出兵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為賊所困。江南將軍瓦□。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祗禍。漢書貢禹傳。祗禍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祗禍之義。注。祗禍之祗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禍。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

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應是誤刻。

宋初有內庭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為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為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託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暹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為列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牲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巖等所記。金有完顏勛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記。

臚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臚為龐涓斷其足。故僞孫臚其名逸不可攷。臚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僞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僞武官有臚臚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世說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僞頌語用。似有未安。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為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令稱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為人撰文自稱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稱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為明初官制一卷

朕音引目眶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又倒為朕兆於古無據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刪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視刪本多十之四。刪本二三兩卷合為二卷四五兩卷合為三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亦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刪本錄醫方極多。而足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解。豈足本又經人刪節耶。蓋繼莊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略。遂多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為善。余舊有一本。得於陶鳧香丈。咸豐庚申失之矣。此本乃趙撫叔所詒。得之子高者。屬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誌一篇。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門人誤羈入者。則刪之。付之剞劂。以廣其傳。潘祖蔭識。

廣陽雜記卷第五終

附劉處士墓表

北平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父鏞。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馬坐食頃。伏几而聽。僧說罷。處士勑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披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行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眾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

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廬。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久。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

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賁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歛金為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為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附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李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為粉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

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達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

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  
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  
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  
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  
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  
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  
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  
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  
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  
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  
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  
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屋。無地可蓄。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  
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  
者出。經理天下。必有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

水經鄴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鄴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之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者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達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為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謂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

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為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甕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溪顧昉。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正。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予以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

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清尹元煒輯

谿上遺聞集錄



谿上遺聞集錄提要

是書為有清慈溪尹元煒氏所著計集錄十卷別錄二卷尹氏抱著作才采輯合邑故失舊聞補雍正以後邑乘之所未備追溯漢魏下及明清名臣碩彥義士忠烈多賴以傳筆墨修潔斐然可觀欲考浙東文獻舍此編莫屬別錄紀山川形勝亦見周

詳

自序

以老至耄及之年而欲網羅合邑數千百年放失舊聞為前人補所未備誠知其難也雖然邑乘自雍正中纂脩後達今百有餘載其間賢士大夫勲業文章與夫時事之變更故蹟之興廢率皆闕焉無傳故老鮮有能言之者匪直此也推而上之如明亡之忠臣義士漢魏以降列朝名臣碩彥政之志乘亦或有傳有不傳或傳之而不詳及今不紀而使邑中文獻日就蕪殘以訖於無所徵予甚懼焉由是不揣謏陋聊為采輯然而家鮮藏書一人之見聞有限日暮途遠汲汲顧景不暇幸得馮君酉卿廣搜博採相與上下其議論始克底於有成然是編之成為時頗促疎漏仍恐不少世之覽者有能正其譌舛補其闕遺俾得成為完書以備一邑掌故而亦使後之修志者有所憑以為採擇則不佞於此有深幸焉己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重九日方橋老人尹元煒自序時年七十有四

序

方橋先生余同年欄南大父也年高矣手輯谿上遺聞猶矻矻不少倦甲辰夏懷自都旋里購有新刊明季南北略及南疆譯史諸書中載吾邑人事先生見之大喜因屬懷共輯遺聞先生嘗謂邑志闕失之最大者有二虞氏之世為句章人鑿鑿可據而邑志自都尉翻及喜預蒞寄外六朝人物概不收入明亡忠臣義士皆耿耿不可磨滅而當時拘於避忌亦概不敢載此二者非尋常疎漏可比故先生於他事雖無不採錄而於二者尤致意焉懷不敢素未熟邑中掌故而先生誣諉之不已於是上溯漢魏下逮今茲凡邑乘所闕遺者無不蒐羅採輯相與商榷證明非僭妄也蓋亦少効參稽之力以成先生志云爾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秋九月既望馮本懷慎旃序

凡例

一 是編所載皆邑中數千年來名賢事蹟為集錄十卷至山川古蹟一切興廢及諸變異事另為別錄二卷

一 是編所錄皆郡邑志所不載亦有已載而不詳者仍為補入

一 鶴浦鄭點衣<sub>展</sub>先生著有四明志徵亦名勾章撫逸是編前數卷所採得十之二三至如諸虞傳自據正史非盡採志徵也

一 是編所採結埼亭集四明志徵每條中俱已載明其有不盡本二書而參以他說者各條下俱不復注

一 明季忠臣義士前志皆隱而不書今蒙皇朝寬大之恩乾隆四十年間凡拒命諸人皆賜諡褒嘉更無避忌故北略南略南疆譯史荆駁遠史諸書悉次第彙行錄於吾邑人皆採錄而表著之庶不使忠魂毅魄永恨沈埋於地下也

一 是編於南雷文集思舊錄者舊集四明談助等書所採甚夥故皆略而未注

一 志乘載美不載惡是編偶一載之以為後來之鑒戒

一 數百年來合邑婦女貞節載之不勝載一人之身安能徧訪無遺具有耳目聞見

所及及來告者則陸續紀之餘則姑竛將來修志者博訪補入

一 是編只當說部故所紀無倫次且多繁而不殺處閱者勿以志乘體律之

一 是編尚屬草創後有所得再當續增

一 谿上詩輯隨後續出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大夫種之為勾章人。邑志以縣東十里文溪為據。然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悅，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吳越春秋內傳亦曰：勾踐賜以屬鏤之劍，種數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觀此則種非勾章人明矣。自王深甯黃東發兩先生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為鄞產，然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鄞人，鄞與鄞安知非字近而誤，則以為勾章人固非，而認為鄞產亦未可據也。

宋潛溪題商山四皓圖，其辨夏黃公詳矣，謂以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出自畢士安之謬說，因以漢惠帝所刻四皓神座一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為據。士安之說徒以史記漢書綺里季夏黃公句相連屬，遂割夏字屬上句，為綺里季夏，而獨稱黃公，乃後漢書鄭元傳孔融稱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如士安說亦可割夏字屬園公，而稱為園公夏矣。有是理乎？然攷虞仲翔答王府君稱鄞大里

黃公仲翔生漢末。談漢初事。應有據。而亦稱黃公何也。又按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

廣。隱夏里。是夏黃公。為陳留人矣。而仲翔以為鄆人。邑志又以為慈人。以覆船山之

黃墓為據。大都時代久遠。舛謫難以確覈。姑志之以俟來者。余前有夏黃公辨。在文編中。與此畧同。

慈谿族姓之古。莫如董氏。自漢至今二千年。其子姓居邑中。及分支奉化鄆縣者。不

下數千人。皆孝子黷復也。孝子之墓。即附於其母淑德夫人墓旁。舒懶堂詩。所謂孤

塚枕城邊者。是也。若羊酪河。所稱董孝子墓。乃明洪武間。別一董孝子。建炎義士董

之邵之後。數傳而為孝子恭禮。自奉化遷鄆。洪武辛未進士。以母老歸養不仕。土人

亦以孝子稱之。且羊酪河。亦非慈地。乃全謝山答董愚亭論宗譜云。共禮登第後。以

母老隱慈之黃楊隩。即莫馬。以黃楊隩屬慈。且併黃楊隩羊酪河為一。不知何據。按

黃楊隩在鎮海靈緒四都。羊酪河應作楊落河。在鎮海縣南四十里。靈巖一都阿育

王山下。據此則恭禮墓亦當在鎮海。不在慈谿。至漢徵君母墓。郡志明言在府城南

長春門外祖關。孝子墓附焉。而雍正邑志。則以為在黃楊隩。仍以恭禮墓為徵君墓

殆未之考也。孝子墓有徐浩所書碑在廟中。今未知存否。

董徵君又有行祠。在鄆補陀寺右。史慎齋侍郎有二詩。一云安車駟馬漫追尋。高節

應堪媿子陵得祿已無親可養。那能還受漢廷徵。一云記得杜陵詩句好。歲時伏臘走村翁。愚夫愚婦知何事。卻到於今說董公。

晉亦有孝子董黯。係今孝感人。姓名偶同。不足深辨。或云孝感之董乃董永。

關公澤新舊郡邑志。皆有傳。陳壽三國志。以為山陰人。按明嘉靖中。山陰縣民於本縣十七都墾地。得晉太康五年瓦。刻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地一丘。東極闔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或當時楊紹所買之地。其東皆太傅故地。據此則太傅似山陰人矣。然亦不應以太傅姓名為地名。而太傅遺蹟在慈者極多。歷來志皆以為慈人。自可據。

虞氏自仲翔後。名人輩出。自漢至唐不絕。而史皆以為餘姚人。蓋隋唐間。勾章餘姚分合不一。故史以為餘姚。其實諸公遺蹟皆在今慈谿界中。

虞公仲翔。世傳孟氏易。又博攻鄭荀諸儒之書。故其書。參消長於日月。驗變動於爻象。升降上下。發揮旁通。聖人消息之教。大明。惜後通之者少。五代時。姚氏翟氏蜀才氏能傳之。亦未大顯。此後惟李鼎祚撰集解。採虞注獨詳。國朝惠徵士棟。據之作易漢學。推闡納甲於消息變化之道。稍啟端緒。後作周易述。大旨宗虞。而義有未通。補



以鄭荀諸儒。讀者以未能專壹少之。武進張編修惠言承惠徵士之緒。恢而張之。約而精之。成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徵阮相國元為之付梓。於是虞氏之易始大顯於世。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漢。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濶。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

吳書。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拾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吳書翻善用矛能步行日可三百里

又翻聞曹公辟召曰盜蹤欲以餘財汙良家邪遂拒不受魏將于禁在吳時翻每加摧抑禁雖為翻所惡及還魏猶感嘆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位

三國志會稽東部都尉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實為質靡摩益光不足以損呂蒙圖取關某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關某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

翻嘗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以生子而已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據此則翻長子名容也

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事詳會稽典錄邑志亦載其略

忠字世方翻第五子會稽典錄稱其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醜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兵堅守不下城潰被

害。

聳字世龍。翻第六子。典錄稱其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曹不招未齒於邱園。索良才於總帳。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辛祭。以少年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按全謝山河間相公測天樓詩。河間擅絕學。曹驚晉史官。原注。晉歷志不盡以河間字天論為然。不妨

開渾蓋。別自疏。天元古窻流水上。世有算聲傳。詩話。河間相公都尉子聳。又云。聳當作昺。不知第幾子。昺穹天論曰。夫形穹窿如釜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入地中也。今按典錄。聳為都尉第六子。昺為聳弟。謝山乃云不知第幾子。且合聳昺為一人。因以穹天論為昺作。外謬若此。豈謝山未考會稽典錄耶。

又謝山都尉講舍詩中一聯云。聲華高竹箭。神授稟枕符。自注。都尉夢授易於陳枕符。今按別傳。翻奏臣郡吏陳枕。夢臣與道士相遇。飲易二瓦。而詩乃以為夢授易於陳

桃符。蓋謝山此等詩。皆隨手所成。或未遑深考耳。

曷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曷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曷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後為濟陰太守。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虞潭

會稽典錄作譚

字思與。都尉翻之孫。宜都太守忠之子也。潭清真有檢操。嘗除醴陵令。

值張昌作亂。潭起兵斬昌。別率鄧穆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又與諸軍共平陳恢。尋被元帝檄。使討華軼。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逼甘卓於宜陽。潭進軍救卓。元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及明帝時。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時已告歸。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進赴國難。至上虞。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時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潭次於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禽。罷兵。成帝即位。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却鑿王舒協同義舉。率眾與諸軍并勢。遣督護沈伊拒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遂以母老去官。

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少有傾軋。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卒於位。諡曰孝烈。子伋嗣。官右將軍。司馬卒。子嘯父嗣。

按潭為都尉孫。宜都太守子。又為嘯父之祖。則其為勾章人無疑。而史以為會稽餘姚人。故邑志未列。又按勾章。虞氏系出漢零陵太守光。累葉簪纓。才彥輩出。而史書及會稽郡志。皆以為會稽餘姚人。蓋漢晉宋齊梁陳。勾章統於會稽。隋唐則統於越州。唐天寶間。又統於餘姚郡也。考吳朱育對漢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會稽郡治。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勾章。至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夫陽朔為西漢成帝年號。元年歲在丁酉。至永建己巳。積百五十二年。郡治皆在鄞。與勾章。是勾章之亦稱會稽也久矣。會稽之虞。皆勾章之虞也。且考舊志。杜湖山有虞家灣。柳道傳龍山古蹟記。沿姚江東至慈谿六十里。有虞公渡。永樂寺。為虞公世南故址。金華戴九靈詩。所謂陸尋虞監宅是也。王伯厚四明七觀引丸城志。則曰鳴鶴之岫。二虞喜為兆焉。引晉書。南史則曰嘯父鯁養。虞悰之請。杜光庭七十二福地誌大

隱山在明州慈谿縣。晉虞喜常隱於此。他如鳴鶴之以虞九皋得名。虞胄墓在橫山。虞瑤墓在五馬山。虞鷲墓在漁溪山。虞野人墓在戊溪山。虞孜墓在東澄山。散見於圖經舊志者不一而足。則是合慈谿所屬為石臺鄉。為金川鄉。為鳴鶴鄉。皆為虞氏故址。此據逸所辨。虞氏為句章人。明甚。故先生於虞氏諸賢。凡有所見。為邑志所未載者。輒為採入。以俟後之脩邑志者。擇取焉。本懷識。

虞察。吳征虜將軍喜之父。據逸云。傳詳邑志。今攷雍正志無之。

虞公喜。志林聞之。未嘗見也。惟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之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群謀。詢於芻蕘。虛己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不著。况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避之疎。乃機神不密也。若因十思之議。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損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辨。造次可觀。而兩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

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甯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荊南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惟戰與守，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敵，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任闓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識於後，永為世鑒。按喜志林三十篇，又有安天論，皆未及見其經注。往往雜見諸經義疏，應有全書，當向藏書家訪之。

臧榮緒晉書，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受父遺業，建興中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國史，時同僚虞預亦欲私撰晉書，但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書竊錄之，而自欲著名，竟謀免隱官。此言恐未必然，預不諳中朝事，借書竊寫，誠宜有之，何至竟謀免隱官。又云，隱雖好述作，而才鈍詞拙，章句混漫，若然則隱書誠不足觀，預欲借其事實，以自成其文，未可知也。預又有諸虞傳十二篇，惜未之見。

虞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宋孝武帝所親愛，嘗侍宴飲，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

初不聞有所獻替。何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鯨魚鰓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至。執醉不及。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官終左戶尚書。子秀。孫悛。

虞悛。字景豫。仕宋為黃門郎。明帝誅山陽王休祐。比葬。隆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悛一人赴葬。初齊武帝貧薄。悛數相分遺。出必呼與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帝以悛布衣之舊。從容謂悛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遷禮部尚書。悛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疑威饌享賓。謂悛曰。肴羞有所遺否。悛曰。何曾食蔬。有黃頰臠。恨無之。武帝幸芳林園。就悛求味。悛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悛求諸飲食方。悛秘不出。後體不快。悛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明帝篡立。稱疾不陪位。尚書令王晏欲引參佐命。悛曰。主上明聖。公卿戮力。寘假老朽。以贊維新。因慟不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古之遺直也。不可。乃止。悛事父秀。以孝聞。見南史。

虞駿字思行。武昌侯潭兄子也。最有素行。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恩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惟



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虞松字叔茂。魏中書令。大司農賈叡送書賦云。名徹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瑩。如空疑斷雲。水泛連鷺。

虞愿字士恭。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明帝除太常丞。遷通直散騎侍郎。好直諫。出為晉安太守。晉安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太守清廉。乃見。愿至。輒無蔽。褚彥回嘗訪愿。愿方他出。見其床上積塵成寸。有書數帙而已。嘆曰。虞君之清。至此。掃地拂塵而去。官終後軍將軍。初。明帝造湘宮寺。費極奢侈。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令人馳拽下殿。又帝好園。基。愿曰。園基。堯以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雖屢忤旨。然以舊恩。蒙賞賜。猶異餘人。

虞綸少好學。屋漏恐損書籍。舒被覆之。書獲全。而被竟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虞玩之字茂瑤。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帝鎮東府。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襪履。訛黑斜脫。美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對曰。釋褐時置此。今三十年矣。帝咨嘆。賜以新履。不受。曰。今日之賜。恩幸兼重。但著舊敝席。復不可遣。後遷黃門。

阮玩之好臧否人物。王儉等惡之。帝即位。乞歸。儉不出。迭朝廷遂無祖餞者。中丞劉休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迭。殊不靄靄。士論愧之。

虞炎。齊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盼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虞通之。善易。齊步兵校尉。梁書傳昭。少有神情。廷尉虞愿聞之。遣車迎昭。特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作詩贈昭云。英妙擅山東。才子領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芳。

虞羲。字子陽。七歲能屬文。齊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見本集序。南史。羲字士光。鍾嶸詩品。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嘗嗟誦之。

梁書何遜傳。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王國侍郎。按遜有同虞記室登樓望遠歸詩。與虞記室諸人詠扇詩。并載集中。騫詩佳者。如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真名句也。

虞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權子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即寄荔之父也。

全謝山東中郎遺宅詩。瀕死同李業。生還似管寧。歸臥東山東。神傷為脊令。五磊白。

雲好高節共崢嶸。東中郎。梁戎昭將軍虞寄也。

虞僧誕陳國子助教。以左氏傳教授。學者常數百人。時博士崔靈恩先習左氏服解。不為江東學者所好。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難杜。僧誕最精杜學。乃申杜難服。世多傳之。

虞綽字士裕。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傅綽見綽詞賦。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隋大業初。為祕書學士。奉詔選長洲玉鏡等書。綽所筆削。未嘗不稱善。遷著作郎。與從弟世南居禁中。以文翰侍詔。從征遼東。帝見大鳥。命綽銘之。勒於海上。綽與楊牟感交。牟感反。綽遂變姓名亡匿。

虞世基字茂世。嘉長子。博學有高才。徐陵見而異之。曰。當今潘陸也。以女弟妻之。仕陳為尚書左丞。陳主校獵莫府山。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賜馬一匹。入隋直內史省。煬帝即位。顧遇彌隆。參掌朝政。於時表奏填委。帝口授節度。世基一草百紙。無所遺綆。高頰張衡誅後。世基懼禍。唯諾取容。卒為宇文化及所害。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次子熙符璽郎。化及將作亂。宗人虞儼告熙。使出走。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見隋書。

隋書世基初以雅淡文華著名其後專事逢君貪黷與宇文述等號五貴淫侈納贿弟世南清貧未嘗贍之

虞公世南篤於天性父荔卒毀不勝喪叔父寄陷陳寶應世南衣布飯蔬凡世基侍之甚薄及宇文化及殺世基抱持號訴請代其至性過人如此世基雖死猶當抱慚地下

唐書世基辭章清勁世南博瞻名二虞

全謝山永興墨池詩此地溯書祖右軍有寓寮永興嗣墨妙秘監遺前芳碧水猶疑染清魂定可招昭陵傳戈法佳話已蕭條自注右軍有墨池在奉化剡源之六詔賀秘監亦工書然永興墨池不知在何處謝山亦姑言之難以指實也

虞伯施書學浮屠智永故其體守羲之法太宗病戈法未精手作百字雜世南書以示褚遂良良諦觀以世南所書為合作太宗大脫唐人書世南為第一此段載天啟志而雍正志不載

惜抱軒文書夫子廟堂碑後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以年為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

盡漢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為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曰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啓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為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既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為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為王彥超再建。石既非舊。加以剝。漱至今。執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為纂言。孔繼涑為鈎本勒石。以一本示予。予觀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鐄。若孔刻則彌失之。模稜但未見閔藏本。不知究何如也。又聞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果然亦可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抗行也。

香祖筆記明內府藏碑。悉刻前代年號。萬曆間命書趙士楨改製。刻萬曆字。內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曰。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之美。從之。文懿一硯為後人所寶貴如此。豈不以其人哉。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憚。令僚佐杜嗣先等作。憚。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晁公武以為虞世南作。非。

虞當為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見。柳子厚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柳子厚。虞鳴鶴。誄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皋。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既克葬於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延誦輔漢。恢定封疆。東徒之賢。時維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必其若。秘書世南。多能垂耀於唐。泊於漢陽。當世德以昌。毗贊尚父。休徵用揚。維我先君。鎮並時翺翔。洽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論為秀士。百郡之選。叢於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執徇於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祔於墓。遽不陵館。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歡禮欣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倚廬千里。觀味

斯多。媼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阻。慶歸其鄉。身終逆族。生死已間。壽鵠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尸。神胡不仁。降此太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通家修好。講道為隣。既冠於阼。思致其身。升於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聞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咸去韋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誅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歿其有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温温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吾邑世家之盛。未有若虞氏者。歷吳晉宋齊梁陳隋唐。名人碩士。見於史冊者。累累不絕。自恭甫後。聞人遂少。蓋虞氏由此漸衰矣。本懷識

已上諸虞。俱從正史採入。亦有自得之他書者。撫逸所載。大半相同。故各條下。俱不復注。

黔上道聞集錄卷二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董洪字子瞻。唐隴西郡開國公曾孫也。父居瑤。徙居闕湖之陽。生洪。少穎異。長篤行。嗜學不倦。屢困名場。人有惜其抱壁不售者。輒奮然曰。伏生申公。亦復何人。窮達命也。有詩云。海涸龍始見。雪深梅自開。廣明元年。登進士第一人。時年已七十七矣。甫受宴卒。聞於朝。贈顯科學士。葬邑之馬鞍山。見董氏家乘。

按廣明唐僖宗年號。有唐一代吾邑人物。虞文懿恭甫外。卓卓表見者甚夥。故所載止此。

馮叔和字伯道。一作伯道。號毅齋。既名叔。又字伯。恐誤。又登吳越寶正三年進士。累官直

尚書。晉太保。諡文直。此馮氏宗譜所載。歷考五代史。吳越備史。皆闕如。惟吳任臣所

著十國春秋。孫涉傳。和附注。慈谿人馮叔和。仕吳越。官至尚書。明馮京第作鄴仙尚

書行狀云。其先錄婺州。始遷於慈溪。金川鄉。吳越入宋時。始祖禮部尚書文直公叔

和。則始著文直之謚。至馮元仲作贊。則沿舊譜之說。推而上之。以下居身章為始於

後漢矣。



馮氏舊譜。始祖諱曰。字伯晨。號柏軒。唐光啟三年。以賢良舉進士。唐制進士科不由賢良。

累官至內閣侍書。贈太師。乃唐開元時。諱德謚文潔五世孫。漢建安時。諱冕。謚忠

貞。八世孫。今按德選與。皆無所考。譜云。冕官朝散大夫。避董卓之亂。因請外職。除

勾章錄事參軍。府中都尉。按漢制。縣自萬戶以上。置令一人。其下有丞。有尉。無都尉。

若第云尉。則冕既為大夫。不應降而為尉。且漢無朝散大夫。縣邑亦無參軍等職。又

云。遂隱於勾章之金川鄉。卒。葬浮鼈山南麓。俗相傳墓在今縣門下。此尤難據。果爾

則馮氏漢末已居慈京第。鄴仙尚書行狀。不應云。由蔡州始遷慈。以叔和為始祖矣。

京第頗辨博。行狀所言。自有見。其他則時代久遠。文獻無徵。疑以傳疑。可也。

馮元仲。文直公。贊不錄。

林無隱。居於大隱村。初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為詩云。雪消二月

江湖潤。花發千山道路香。識者謂無隱必有貴子。後其子鼎。事吳越。位至丞相。鼎事

見吳越備史。邑志亦有傳。

舒薑。字信道。邑志有傳。居大隱山。至今有學士橋。全謝山詩話。信道居慈之鳳凰山

麓。解組後。寓居鄴之日湖。即今所謂隩底。時人重其所居。謂舒官人巷是也。著有懶

堂集謝山懶堂記鄴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懶堂在焉今城南行春磯旁諸舒皆其裔孫而城中則明嘉靖中長史纓是也懶堂居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暮底以其為島嶼之盡境也實與樓楚公畫錦堂紫翠亭臺莊相望懶堂遊天童詩曰昨夜長鬚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困雨過月臺冷。離根白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北酒一杆碁。未到懶堂猶是客。題十洲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昏指此也。王庭秀遊西湖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微吟示清野。塵戰得閒放。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玉。問訊懶堂居。松竹忻無恙。其景物之為人追慕如此。中丞為樓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為呂蔡一流力。與坡翁為難。良可惜也。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敏周南雄陳文介蔣金紫。寄公如陳正肅晁景迂。蓋極一時之盛。獨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亦不得登兩廡。乃知逐勢之無益也。然中丞文采自不可掩也。

十洲倡和凡四家。一為太守劉理。一為倅陳了翁。一為王巨。其人無可考。其一則舒中丞信道也。見四明圖經所載。

謝皋澗舒臨海故宅詩。破壁濕海蘚。水邊日氣蒸。云是舒公宅。其孫艾且仁。昔公初

作尉視事即斬人。上書稱臣。置待罪滄海濱。天子有詔至。汝置可治民。爾時荆文公上方邑之鄞。聞此輒異之。久會公秉釣。謂此非狂狷。引用至中丞。立朝思審謬。庶以報君親。蘇公下詔獄。譏者用事新。於此與有力。豈為重其身。晴風吹海雨。山川尚橫陳。俯仰勿太息。徒為驚爾鄰。觀此詩。則荆舒之交。已在介甫作鄞令時。非荆公既大用。信道始附之也。

道光十九年。鄞王桃源說先生墓。為鯀賈江姓所發。中有誌銘。則舒懶堂筆也。懶堂文今不傳。觀此亦是一作手。惜未錄。

王檢正庭秀。邑之相隩人。墓即在相山。其子孫至今尚聚族而居。而李泉堂者舊傳。則請由慈徙居鄞。全謝山甬上望族表。謂同時鄞慈有兩王庭秀。其以詩名者。鄞之直閣王公也。并稱鄞慈。俱有王公墓。今攷康熙郡志。志遷舉。但有慈王庭秀。更無鄞王庭秀。志塚墓。但於慈志。校正王庭秀墓。在縣西三十里相山。而鄞無聞焉。則庭秀原只一人。其墓實在相山無疑。而聞慈泉。又謂庭秀子璧遷鄞。其父甬表說更無據。今王氏子孫間有遷居鄞邑。然未有謂檢正墓在甬東者。

檢正為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為作傳。皆非比其善行。而國學記聞。據其磨衲集。議論

之妄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弟為謬實。謂蘇黃文章為未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而以易傳成於楊謝之剽潤。抵趙張二相尤力。有是哉其謬妄也。是以深寧深斥其邪說。此鮪埼亭集所載。予謂舒待制之與檢正文章。俱有可觀。當列之文苑。而識其短。以為後人之戒。

按天啟志。本入文苑。而雍正志。改入名臣。

宋之制科。累易其名。其復博學鴻詞之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而吾邑相山王璧。實冠場。璧字子潤。庭秀子。終於待次通判。邑志附庭秀傳。但誤以紹興為宣和耳。

朱子文集。慈溪王庭秀女。嫁任賢臣。賢臣攝武昌。有俸饋如真太守。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汗哉。其孫為任希夷。

楊文元公。立身行己。立朝淮政。卓卓可紀。具見史乘。惟其講學。大為世儒所齟齬。然文元之學。心學也。心學亦未可盡非。但文元不免稍偏耳。而黃文潔尤非之。蓋文潔固遵朱學者也。

張九成謂人有此心。識之者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前人謂慈湖之說。蓋出於此。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呂東萊識其為江西陸子靜之文。而特取之。徐子宣見其文而指示楊慈湖。使之從象山為師者也。

象山語錄。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耳。

朱子云。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識見自是一般。又自信己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嘵嘵也。又答劉晦伯云。浙東學者。脩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聚。但我見太重。

黃文潔回董瑞州書云。張橫浦。陸象山。楊慈湖。三人之說。無一不出於上蔡。不欲以愛為仁。而欲以覺為仁。至欲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則橫浦借儒談禪。一則曰覺。二則曰覺者。皆不過敷衍上蔡之言也。上蔡謂王介甫勝流俗。兩字極好。若用此以講學。為補不細。則象山借儒談禪。斥千五百年儒學。皆為流俗。更不可與辨論。是非者。皆不過受用上蔡之說也。上蔡稱釋氏以性為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則慈湖借儒談禪。謂意起如雲霧之興。人心不可有意。因而改論語母意之。為無字。又因大學有誠意一章。而詆斥為非聖之書。亦皆襲取上蔡之說也。上蔡於程門。才最高。不幸與摠老交。故其弊如此。某雖生長慈溪。幸而先讀論語。凡慈湖之改論語。

而就己說者皆不敢信。又題李縣尉作云。某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為起。悟與孟子言先覺覺後覺。主於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為道。即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對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觀文潔此二書。其於文元固大不滿矣。然文元之言。直指本體。使人反求自得。不可謂非為學切要之功。蓋學者求其心得而已。原不必強生分別。近時李二曲之論最善。故併錄之。李中孚。整屋人。學者稱為二曲先生。其論朱陸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可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此論最允。亦可見慈湖之學之不可廢矣。

文元本鄞產。而後遷於慈。故鄞亦有碧社書院。為文元講學地。先是史忠定王館沈端憲竹洲。又延文元於碧社。袁正獻亦時來與。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為。遷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社也甚久。

文元之學。明初傳之者。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朴。是為慈湖四傳之世。

嫡。後則劉御史安顏太僕鯨輩統系不絕可謂戚已。

黃文潔繼申慈湖壽張行實狀云某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開學楊公諱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虛慈湖為時儒宗壽張亦文行表表皆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及有吳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孤軍為先鋒策應轉戰無所賊益兵圍之數稟不幸所乘馬中流矢為賊擒賊載其名旗偽稱援兵給泰州開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康右軍統制吳從龍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不勝忿怒刀交下猶罵賊不絕竟寸齧以死先皇帝矜之詔為立廟官其後某生晚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違謹於鄉里先訪求到慈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吳統制子孫未知所在先錄到淳祐十年應參政陳請褒寵劄子一本見到又聞有觀文趙公彥逾之子箴夫世傳清德先皇帝初年西山真公德秀嘗薦其為廉吏第一亦未知曾否附傳所合具申乞賜台判送館按勾章志徵云文潔訪鄉先賢事迹若綜四明一郡求之名賢事實當不止此四人四人者皆慈邑之先賢也乃考郡志載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入忠節傳東沙志亦以從龍為奉化人至趙致夫邑志並無其名而郡志鄞縣人物趙彥逾以蜀帥還守鄉郡以

觀文殿學士卒於家則致夫似亦當為鄰人矣。然志微云云亦自有見。故錄之。  
羅仲舒字宗之。學者稱羅江先生。府縣志皆有傳。而甚略。今采勾章志微補入。其已  
見府縣志者。俱不錄。先生少好讀書。窮經術。與高充之。邊養晦。講究張氏春秋之旨。  
與樓攻媿。發明窮理之學。時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先生忿之。及見劉光祖廷對  
疏。王介進士策。喜曰。朝廷有正論。儒風從此振矣。初。南宋自秦檜以和議。愚高宗甘  
受江南之號。而不忝。孝宗嗣位。倚張浚為長城。可謂付託得人。而符離之潰。遂信湯  
思退力主和議。甘心稱姪。歲輸金幣。國用日蹙。樓樞密致書訊時事。先生答書曰。士  
君子沾一命。受一職。即思自効。以報答君恩。斯可矣。如碌碌無營。徒糜廩餼。千萬世  
名教之罪人也。舒自丁未登第。歷數多年。所司者黌校課程。所督者諸生文藝而已。  
外有見聞。不過付之長嘆息耳。焉敢一放言乎哉。職之拘人也。如此方今時勢。寇環  
於疆。民斃於九。催科者非撫字之陽城。典獄者非無寬之定國。司牧者非不罰之仇  
香。守邊者非于襄之南仲。督師者非背水之淮陰。立朝者非鳳鳴之善感。凡若此者。  
孰肯為閣下言之。閣下知明而識遠。愛人而下士。忠君愛國之念。出於由衷。誠得一  
二直諫之人。相與左右。相與前後。馬輔導建明。將日異而月不同矣。聖上嗣登大寶。



望治如渴。此正閣下矢心宣力時也。偶因顧閭冒進一言。實未嘗有所希冀而然者。幸垂察之。又與張樞密詩曰。孤憤全憑尺素書。一官牢落竟何如。兵威似火難言熄。世事猶琴祇報輸。魚棄青蒲歸淺渚。鳥忘白粒陸枯株。杞人縱有憂天志。忍見臨夷賜子胥。嘉定十一年。遷太常博士。陛對論邊防利害。謂孝宗選將練兵。儲糧備械。未嘗一日不在恢復。無機可乘。齋志莫就。令上天悔過。游魂假息。命在朝夕。乘機搗虛。如拉朽耳。辭甚懇切。十二年。除宗正博士。十四年。除祕書郎。既復陛對。首言天命人心不可常恃。因引海上之盟。郭藥師之變。以竦上心。又言本朝以火德王。不當使水克火。今水火橫流。此克火之漸也。聞者指為至論。理宗御極。當是時。彌遠當之。相繼入相。三凶居路。四本當途。三大犬同除。六君子遠斥。閭馬丁當國。勢將亡。宋事殆不可為矣。先生達時知止。屢上章乞祠。不報。加朝議大夫。宗正少卿。直顯謨閣。先生曰。乞閒吾志也。豈為市恩地乎。求去益力。上不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時皇族請託橫行。營私滋甚。先生上疏曰。臣竊維祖宗盛時。皇族相與。張公遵絕私請。修明法制。維持紀綱。其嚴如此。比年以來。儉幸妄圖。軍求內降。賁緣請託。侵擾權綱。漸有如皇祐詔書之所勅者。因緣假託。僥倖日滋。賞罰失宜。紀綱浸壞。誠有如韓琦之所論諫者。兩

月之間十次承准。或有善於殿陽修之所執奏者。夫申請不由於外。進狀不由於檢政。出命不由於中書。斷刑不由於憲臬。人言項肩不敢鏤陳。凡若此者。臣不識聖神明哲。勤於小物。兼於庶獄而無歟。或者左右親近。私交密啟而然歟。或者憑藉假託。巧詐肆行而然歟。大臣無杜行封還之風。府尹無殿陽執奏之節。臺臣無韓琦進諫之忠。生視紀綱之壞。威福之移。莫能抹正。以隆聖治。如寶元嘉祐之盛者。皆群臣之罪也。臣職司宗正。不容緘默。伏望陛下。仰稽仁宗之成法。俯察琦修之謨言。申明條章。戒飭中外。今後內降指揮。悉遵皇祐詔書從事。以示至公之遠。以彰至明之德。臣不勝隕越。伏候勅旨。疏上。聞者凜然。後疾甚。乞骸骨。乃命以本官。特授慈溪縣。男食邑三百戶。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致仕。先生器姿恬肅。操履純白。以國勢安危。賢才進退。生民利病。為己憂。言甯不用。不敢容默。隱忍以避權貴。剛風義烈。震動虜紳。雖不樂先生者。察而卒敬畏之。功名之際。任其去來。冰雪清標。嚼乎其不滓也。先生嘗曰。吾平生守一清字。疾貪如仇。又醉夢歌曰。我思君父恩地久。與天長。古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殫力以捍社稷者。先生其庶幾乎。先生退歸於所居南軒。營別墅。偏植花杞。曰羣芳藏書室。曰鯉訓菴。進息所曰小菴。後故一亭曰。

萬綠項簾堂。則先生兄弟觴詠處也。所著有春秋法論。繫露類辨。詩文集若干卷。

按志徵所載。本先生年譜。及何大圭行狀。

羅氏於梁貞明間。羅甫始自睦遷。慈有德於鄉。歿後。民立廟祀之。屢著靈異。元至正間。御史真童聞於朝。封惠順侯。故今羅氏皆稱侯封世家。先生蓋甫後也。先生與慈湖同時。顧不甚講學。而操履純潔。忠君愛國之誠。見諸奏議者。侃侃諤諤。至老不倦。真不愧一世名儒。而志皆不錄。殊可怪也。

姚嗣宗。天聖明道間。為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授潯州郡守。驅虎患。為民除害。民愛之。見容齋筆記。范公拾遺錄。魏公政府奏議。又侯鯖錄。有姚嗣宗題閩中驛舍詩。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蓋嗣宗嘗隨韓范二公。征元昊有功也。此為邑姚氏始祖。按詩意。嗣宗當是陝人。後遷於慈耳。

姚誦。字洪卿。容州戶曹參軍。阜之曾孫。左奉議郎。享之孫。朝奉大夫。孝全之子也。袁絮齋集。奉議篤學力行。以古人為的。嘗與秦丞相之弟。俱游成均。有同堂合席之好。秦公當國。緣是以進。高爵立可得。退然安分。不登其門。時人高之。洪卿資性警敏。十

歲屬詞已工。操筆立成。師事屯田鄭公鏗。淳熙四年秋。浙漕高遜。明年春。南宮奏名。范公成大領貢舉。亟稱之大對集英殿。對者四百餘人。有司奏君策第三。天子覽而異之。擢為第一。年二十有九。君進詩以謝。有云六典未新。周禮樂。三河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溫飽。可但區區詫却。秘時魏惠玉方鎮四明。以是邦未有魁天下者。欲榮其歸。使以威禮逆之。君扁舟抵廬。人無知者。嘗言曰。退後一步。其味愈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安於所遇。而巳。樓攻媿通判姚君墓志云。君為王魯公婿。魯公當國。引嫌句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一時館閣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半刺史清絕。教書郎分韻賦詩以送之。按舊郡志。姚穎入於鄞。姚中丞宗文修邑志。改入慈。其以穎為鄞人。徒據黎齋攻媿之文。然中丞為洪鄉後人。數典不忘。似為可信。雍正志亦有傳而甚異。此林志微補入。

孫福翁字叔和。邑之黃鄭人。熙豐間。參政名固之後。少挾奇氣。負大志。流落困踣。逃於佛以終。故其語往往多驚人。謂三皇五帝為野史。謂無極太極為墨兵。幼能博極群書。壯而抱劍遊四方。上督師史。籌邊十策。調以歸州。已東尉。笑而去之。夢遊香醉山。因自號香醉山人。大悟生死法。年七十立石。隄前曰。地與天相射。火與風相射。四

海九州。太虛中一微塵耶。安知其朽不朽哉。黃文潔為作墓誌銘曰。氣浩然兮如虹。志矯然兮如龍。命之不偶。翻然兮談空。

董添字惟增。高祖侍御。伏曾祖彌堅。祖棟。父子森。伯父子森。嘉定十三年進士。惟增少從鄭性之受經。十二歲補弟子員。開慶己未貢春官。累枚升上舍第。景定甲子。謁選授平江府錄事參軍。元據襄陽城白河口。張世傑范文虎督師守禦。遠遣有司襄役。惟增與馬一日大兵亟出。檄放糧數萬。刻速以軍法論。惟增列殿合長木為米槽。數十軍士入倉。以槽傾米而下之。魚貫而出。惟增乃騎馬周馳。掣其作奸者。或告曰。萬一虧折。其咎安歸。惟增曰。不猶愈於失機乎。事寤。惟增羨餉十餘萬。他皆失期。得重罰錄功。并知泰興縣事。違甯國府倅。咸淳甲戌。除福建轉運司提舉。致仕歸。卒。墓石步董公山。子二。進之。退之。退之以賢良舉授秀州華亭縣尉。見劉因行狀。

胡玘字致廣。其先世居金陵。避五季之亂。徙德。玘質性真淳。不遷末俗。故朝奉大夫知澧州。玘之兄也。自少至老。雍睦無間。兄官遊既久。至館郡符。雖同處。無欣慕之心。嘗補官矣。而安於定分。不求加益。雖澧州不能強也。以道義終其身焉。表絜齋為誌其墓。

胡華字從之官鎮江府都統司左軍統領玘之子也少從袁紱齋學紱齋名之曰謀字實之讀書窮日夜不懈而拙於詞華度不足以進取遂習騎射讀書結交豪傑智勇之士因更其名曰華圖變通之功也時大軍駐九江謁其主帥一見契合遂從之遊峒寇之平與有勞焉又嘗至京口軍帥尤器重之得旨權馬司準備將久之改鎮江都統司準備再陞副將遂權統領得疾卒大監慈湖楊公人之師表也統領嘗親受誨益服膺不忘楊公聞其輕財賑窮無所靳惜語人曰此君家不甚裕而能施乃爾未易得也澧州於革為伯父奇而愛之每與之謀議語及出處勸以止足故四任祠祿遂掛衣冠見表紱齋墓志子濟

馮興宗字振甫慈湖先生高弟也其歿也袁蒙齋為作墓志云慈湖楊先生發明先聖知及仁守之訓有大功於吾道誘掖後覺許與固多其稱二馮兄弟振甫國壽咸有所啟發驗諸躬行果不負先生許可國壽蚤亡振甫晚益融貫表裏洞然知及之進於仁守矣余持節江左興建象山書院延振甫為堂長四方學子來集振甫朝夕訓警懇至切到語自肺腑流出群士信嚮雖負雋拔敏贍之才者一聞振甫講說大旨卻立拱手曰馮堂長我師也道本無言振甫學問鑿鑿真實忠信篤敬毫髮無偽

感人悟物。蓋超乎言辭之表。學者未熟稽古書。未更歷事故。遽親炙慈湖先生之教。往往意自揣摩。承襲訛舛。振甫於書無所不讀。踐履又有深功。每聆誨言。不待揣摩。神領心會。傳先生之道。最端的無差。自國壽死。余為吾道氣脈憂。賴有振甫。今又亡矣。正學凋落。云胡不悲。

趙與憲德淵。少年時。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後乃為史嵩之死黨。賈似道用事。復黨沈炎。以斥吳潛。德淵末路如此。豈慈湖所及料乎。

竇章桂公石坡。萬蔡慈湖高弟也。慈湖弟子。徧於大江以南。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顯。而桂稍晦。然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同德之敦朴。長史之深醇。古香瑣之精博。文脩之伉直。聲聞不墜。可謂盛矣。

谿上遺聞集錄卷三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黃文潔本貫定海今鎮海。後徙慈谿。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歿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蓋先生慈谿舊宅在鳴鶴鄉之古憲。其去澤山甚近。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不久而燬。黃氏後人禮之。復建焉。今廢矣。日抄舊藁。藏於院中。亦不復存。初先生講堂在山南。望江阻海。環植松蔴。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闊。山林客夢安。是也。

延祐志云。黃東發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圖書器籍。掠取亦不復問。謝泉羽尋黃提刑避地舊跡詩。甬東寺裏逢陳若。雙袖龍鍾行帶索。問知黃公舊避處。寶幢山下坐叢薄。日惟一食禱先靈。不願拾得不死藥。仰天呼號得正終。一往不復至城郭。公初著書女丘旁。公死母亡家蕩落。予為戶曹取公女。欲叙因由無與語。得來與子行林莽。月落山空識其處。觀此詩。則泉羽乃文潔婿也。文潔嘗居寶幢。此詩



蓋作於其歿後明李董山亦有詩云。文潔書堂倚鄮峰。傷心山屋慨遺踪。真傳源洛

人何在。仙骨千年白石卦。未合傳聞異辭姑載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朱徽公之

學統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婺源發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辦香為

之重振婺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

默識而冥搜其功尤鉅試讀其日抄諸經說問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

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為功臣也西山為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

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

嘆於海隅傳之者少遂少闇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

有未當者此結埼亭集謝山所論如此

戴山劉子之從祀聖廟也余同年會稽馬君步蟾為之奏請而道光初楊君九畹為

御史獨不為文潔奏請惜哉

姚福清溪暇筆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黃東發取二經全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

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耳且不欲顯附於日鈔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澧有

禮記集註皆不能有以過之也永樂初修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鈔故一無所取

陳本堂挽文潔詩。江山古四明。表獨立生平。敏處經綸密。瓊中氣局豁鴻毛。看勢利。虎口見功名。麾節那能寇。東南天已傾。文弊莫如今。獨存師古心。汲深六經海。如實百家林。公有傳賢筆。曾作史館檢閱文字私無諛墓金。晚年北山北。誰識醒中吟。先生六十七歲作醒吟先生當年時事疎。吐吐賦歸與。同是無枝鵲。危如游釜魚。偷生盟世好。訪遠記山居。戊戌十月。該子居作本堂記。已矣向誰慟。兒孫書滿廬。

文潔學問經濟。具見日鈔一書。值兵燬。諸孫禮之。購求搜緝。補刻於至元三年丁丑。廬江沈遠為之序。年遠板失。乾隆三十二年丁卯。新安汪岱光復重刻之。墨東沈起元為之序。今其板不可得。其書亦僅有存者。吾邑有志古之士。不可不亟謀重鐫也。摘錄沈遠序。學以孔孟為師。師者道之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習講以窮理躬行以達用。斷乎不可易者。宋儒標榜角立。互有異同。而象山陸氏始創為高遠。驚世之論。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議。惟當自求以得之。凡講學即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脚。一時聞人風靡從之。獨慈谿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子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為實用於士。必以操行自立於官。必以職業自勉。故自強仕用。明經家法。取科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郡守。所至有異政。仁民厚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諤諤。

數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千載有光。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又云。惟科目利誘之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其立異矯時。固為賢知之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間。未有以折衷。猶賴先生詳辨力說。著之方冊。俾孔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然復明。如杲日行空。沈陰積霑。廓焉為之一清。有目者皆可觀也。方陸學盛行。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公為鄉人。公未嘗苟從末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

黃得一。字仲清。官機察。文潔有祭叔祖機察壺隱先生墓文。載日抄中。

黃叔雅。字仲正。文潔次子也。文潔生三子。長祖勉。次叔雅。季叔英。文潔晚歲高遊。仲正繼父之志。不應試。以布衣老。子二人。曰正倫。正情。袁清容銘仲正墓曰。嗚呼。自聘舉之法。疎人得以易售。抱德藝者羞之。後法始密。益不肯自進。有薦之。人不盡識。或曰。彼士奚足取。又或曰。士若是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至。樞官翰林最久。若吾黃仲正甫之賢。明經博聞。卒不能啟口。以告於當路。嗚呼。今亡矣。果使無傳。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侍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里氏族。

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為文辭。纒屬不能以窮。將臻於極。而始底於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觀清容此文。則仲正為人可知。蓋元世仕途汙雜。仲正誠有不屑就者。故有司三奉科舉令。而卒不應試以終。

黃叔英。字彥實。一字少孺。於文潔行藏本末無不習。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戴剡源稱其雄篇雅章。機春轂奔。奇聞異解。蹊通部屬。一一人遠甚。陳本堂亦有贈少孺遠遊詩。泰定四年九月日卒。葬餘姚之竹山。黃文獻誌其墓曰。潛異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公。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潛貌焉。晚出於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耶。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先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賤。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夫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於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

學一以躬行為本。故在朝著見為忠鯁。而分符握節。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介特。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祕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晏。安休明。直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沂采石。上漢江。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贅菴。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固可概見也。所著有贅菴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於家。

黃正孫。字長孺。祖勉之子。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資產。皇慶癸丑。出遊西州。子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長孺父子名。遣幣馬迎致之。長孺欣然弗拒。遂止居焉。長孺履行端粹。為學者所尊慕。惟不喜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尚絅翁。以見志。至正乙酉正月卒。屬纊之夕。戒其二子玠璋曰。吾祖一部州符。三持使節。菜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澹素終身。日抄等書。方今盛行。遺風餘祚。彌久弗

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為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見貴文獻墓志。文獻稱其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罕有知之者。妻陳名洸。陳本堂女。本堂有贈長孺及次長孺韻詩。

黃玠字伯成。文潔曾孫。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遊西湖。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與趙文敏遊。文敏稱許之。有弁山小隱吟錄。

漢上詩鈔詩話。伯成少承家學。見知於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潛。有詩名。元季客於顧仲瑛玉山草堂。一時名士皆與往還。楊鐵厓有讀弁山隱者詩長歌云。爾祖文潔稱鴻儒。屢持使節誅奸讒。至今子孫有英氣。筆力尚足雄千夫。弁山先生非隱者。讀盡遺書窮在野。文章及見五百年。正聲不落齊梁下。爾祖日抄善譏評。嚴如太史重如經。先生意感盡向詩中鳴。和如金石清如冰。有時紀事書所見。鼠虎馬焚傷世變。巢仲瑛弓彈野鷹堂中持竿逐。倡燕先生之才溫且剛。不使侍從出入在明光。須知李杜光燄在五緯萬古同寒芒。鐵笛道人前進士。棄官歸來隱吳市。作詩美刺意亦忘。竊比開元杜家史。先生未識已神交。聲詩到耳如絃匏。淵明述酒痛疾惡。子雲反駁羞解嘲。於乎。我持神羊之毫。製作董狐之筆。三史綱辨聲高。嗚。乞與先生相疑。

褒鳳凰不必在阿閣麒麟不必窮西郊其推許可謂至矣。

羅季清與黃文潔同里先文潔十五年登科從官四方不以仕廢學顏其居曰耻獨屬文潔記之文潔有祭季清文曰氣姿磊落才識英特生甫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仕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挾以遊於天下者落魄任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有季清奈何乎人間之選過未脫而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夫志微云選舉志淳祐元年吾邑登進士者有羅復明羅叔威去寶祐四年文潔登進士時適十五年而文潔文中云擢上第當是復明且與季清之字相合存之以備參考。

朱慮字甫邑東更樓人其先宗玉名戴氏禮吉先明易皆教授鄉里仲父和叔始以詞賦教授慮髫髻從之游年二十三捧鄉書二十六再捧鄉書自是無試不魁獨不利春官五十七始以屢舉恩得官崇德縣尉慮宏正灑落浩然不以世慮介其意人有用其文策勲者厚謝之毫髮無所取年饑糴踵即下其價以廣施惠顧其器識自有足致遠大者至若詞華俊發行輩辟易無敢與並駕以咸淳十年六月日卒於家葬之德門鄉小桐墓石湫之源見黃文潔朱縣尉墓誌銘。

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杜清獻成之之客成之稱其詞如絮浮水如荷溼露紫旋流

轉似沾非著。戴剡源曰。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菴。商略樂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為而自歌之。周公謹浩然齋雅淡處靜。與吳君特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絕少。時可詞如拗蓮牽藕線。藕斷絲難斷。彈水沒鴛鴦。教弄波底香。真花間語也。

曹漢炎字久可。號懋山。貢士。從學童杜洲之門。至元丁亥。署為慈湖山長。王厚齋稱為一鄉宿望。陳本堂與書云。世事日漚。我輩星落。魯靈光歸然。為吾道執牛耳。某則耄而衰病乘之。猶能心辦香左右。如不以殘息時一面。河水東流雲西飛。可勝耿耿耶。又有次。久可見寄詩云。古道難知薄俗新。窮途別語記城闌。君攜夙學長湖塾。我寄殘生農望春。相見笑談雖未準。一詩來往尚堪論。出門疑眺空銷黯。流水行雲冷看人。

黃翔鳳字子羽。號虛谷。嘗與黃文潔曹久可。陳本堂唱和。本堂集內。以為文潔之弟。曾主某書院。本堂與書。謂其身都和氣。胸傳太湖。用之則黼黻天宰。藏之則金玉。月評臨汝之濱。薄揚其瀾。逢掖者流。固已疏瀹。而為濂洛之歸矣。時不可留。與雲俱返。賦蘭畹之庚寅。書柴桑之甲子。神益以固。文益以昌。造物者正自有在也。本堂長子。



深。為虛谷贅壻。虛谷墨妙名一世。本堂謂如夜光明月。人望之而不可得云。

翁傳心。字君授。又稱授道。衢州學錄。德良子。延祐間。兩領浙省鄉試。後試春官。以直言忤主司意。被黜。退休湖山。嘗游程畏齋之門。吳淵穎有懷戴子壽。就寄翁君授詩云。東南大海吹長波。亂山幾疊堆嵯峨。我所思兮欲如何。戴子謂我不我過。四明學官列象。據書則稽古詩。倚那。六經聖髓工漸摩。倉頡字林考隸蝌。青銓挂壁豈有他。黃齋苦澀餘鹹醃。平湖沆瀣足芰荷。目力所及發詠歌。慈溪先生雙鬢皤。小出乃為禮所羅。曲臺淹中卻不頗。孺嚙道真得者多。先生昔曾舉漢科。我亦同住起江河。仰窺天門光可刷。豁然叱落千丈坡。就中乖龍卧為梭。掀雲噴電輸蛟鼉。呂梁懸水無盤渦。况肯遽數蠅與羸。彼哉貧女疑秋蛾。地窄袖短空傚傚。卻鐘毀釜不必和。靈談鬼嘯衆所呵。北行何有塵沒鞞。南歸詎可夢駱駝。一朝竟撒瑪瑙珂。獨立吾今衣薜蘿。芝餐竹飲皆沈疴。十載未復仍委蛇。先生一再來揮戈。坐將挾著嘗其臍。大松偃蹇徒高歌。小草樂育尚著莪。清廟梁柱可受磨。萬世學術從孔軻。文風自振祛頽苛。士論况辨佗與番。分正句讀嗟吾訛。邱園歲暮猶婆娑。明當沐髮陽之阿。從公飽食天山和。更不去理塢頭莎。按淵穎此詩。四明學官云云。指程畏齋言。蓋畏齋嘗講學

郡庠。慈溪先生下。則指君授言也。又翁氏家乘投道嘗為慈湖書院山長。而邑志以  
為攝慈溪教諭當以家乘為是。

清遁居士沈文彪。吳越沈陵之後。以奧學峻行。與楊文元公為忘年交。嘗別葉亭館  
石魚之麓。顏曰盤隱。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塔劉厚南執經座下。喬孫輝紳字  
明大。隱居不仕。重揭舊額。與賓客故人相娛樂。其有過逢輒相從。飲酒賦詩。嘗延汪  
汝懋。戴良於家。俾子源。塔唐轅。受業焉。九靈有寄隱君詩。及題槃隱軒詩。烏春草亦  
有槃隱詩。

按元世吾邑登仕版者絕少。然諸君子學問文章。卓卓皆有以自見。賦詩談道。從  
容里社。於此具見前輩風流。益以嘆文元文潔之遺風遠矣。本懷識。

唐復禮有子四人。曰轅。字伯度。曰輪。字仲規。曰穀。字叔直。曰幅。字季齊。皆學於九靈  
山人。山人作字說。貽之。復禮以擅匿官。嗾事被誣。將拘以歸於京。轅詣吏叩頭流血  
請代。吏憫其情。遂脫父桎而桎之行。至越。穀適自杭回。遇諸道。挽轅衣袂頓足哭。請  
代。兄行。轅不從。穀給之曰。兄訥於言。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坐幸無苦。竟奪其桎。加  
己手。穀抵京旬日。近臣奏非罪。免歸。九靈為作唐二子傳。以衛宣二子比之。東沙府

志誤載鄞人非。志徵云。

按今府志已載二唐為鄞人。而雍正邑志竟不載。後有修邑志者。當酌考收入。春風先生烏本良邑志有傳。其自贊云。六十曰耆。不知其老。積勤累絲。積善集蓂。弗賈胡之善藏。寶吾之寶。非司馬之巧宦。由天之造。幸哉。有仁人師友。日講貫先王之道。志徵云。余嘗欲求春風遺詩。不可得。辛丑仲秋。寓武林鮑氏。知不足齋。見釋見心所輯澹游集。因借歸抄之。吾邑文獻可徵者十之四五。不禁為之狂喜。

春草先生烏斯道邑志亦有傳。鄭高州梁別有傳曰。斯道其先昌國父文亮。試吏慈谿。因占籍焉。至正辛卯。四方兵起。斯道方讀書東泉縣。令陳文昭就謀團練。斯道出坐賓館。畫策。一時文士雲合。武夫景從。黎庶欣欣。境無盜賊。久之天台方國珍開府慶元。行丞相事。得專用舍。士利榮祿者多趨之。時斯道主倪參政晉齋。又所與遊。如徐梅磧諸人。皆國珍親信。苟倚之。取名爵如拾芥。而斯道徜徉北郊。琴詩自娛。偕朋儕吟風弄月而已。洪武四年。始應徵辟。知石龍縣。調永新。以疾乞休。後以事謫。役定遠。二載放歸。自是浮淇里社。或往來會稽四明山水間。叢林別墅。多其記述。其所交好者。揭伯旸。戴雲林。胡舜咨。周皜齋。桂德僊。冷起敬。王彥貞。鄭干之。陸季嘉。倪仲權。

胡文剛蒲菴師。皆一時知名士也。宋景濂序斯道。文言四明夢堂。墨師聞為文之法。於胡修遠而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源流如此。吾邑劉行素。憲寵非之。謂繼善私淑慈湖。學向本來。悟從先覺。故其文溫而理。廉而不劇。達而不流。余謂二先生之言。皆是也。繼善惟學有師傳。道由心悟。故文章典雅。法度森然。非復野僧村究。任心肆口者所及。而要。以自抒其中之所得。達意而止。然則繼善之文。其於慈湖夢堂。可不謂之皆有所得乎。按吾邑古文之學。實始於春草。前此如黃文潔文。非不峻潔浩瀚。然文潔自以理學政事見。不專工古文也。文元於古文尤不甚留意。劉行素之言。殆不足據。然自春草而後。吾邑古文一遵。又寥寥幾等。廣陵散繼之者。其本朝姜湛園乎。

委羽山人徐沁。撰明畫錄。稱烏春草。琴奕書畫皆造妙品。與兄春風。並擅時名。故太祖有江浙文章數二鳥之句。所作山水。蒼勁秀遠。在大癡雲林之間。今無有知之者矣。火真蒙古人。初名火里。火真。洪武中。歸附。為燕山中護衛千戶。成祖起兵。從攻真定。襲大寧。戰鄭村壩。累遷都督僉事。封同安侯。出塞戰。殲子孫世襲觀海衛千戶。裔孫斌。嘉靖中。武舉。與倭賊戰於補陀山。被禽。賊支解之。官為建祠。曰忠夏。事載明史。邑志但載斌事。而不詳其世系。今衛城中火姓甚稀。查常昭合志。有火繼宗者。慈谿人。

乾隆四十八年。曾署昭文縣事。

陳克成。本閩人。洪武初。嘗以偏裨隨諸將攻金陵。采石之戰。殞焉。子邦安。率其弟邦寧。以步校從攻偽漢。陳友諒。戰鄱陽。及取安陸。襄陽。游升指揮。洪武二十年。天下大定。命湯和築城瀕海備倭。於是觀海衛始建。時邦安已歿。邦寧遂以指揮襲職。來駐衛城。此觀海衛陳氏之所自始也。事載陳氏舊譜。余嘗為之訂正。大抵觀海衛人多軍籍。皆閩人。故其言皆操閩音。及出城。則與通邑無異。自幼習之。不待教也。

俞貴陽。無字。以孝聞。父慶宗。工舉子業。顧性直。好譏彈人文字。遂至成仇。後仇者貴。遂被陷致罪。肆南都。卒。母李氏艱苦自矢。遭家多難。撫孤成立。事載郡志節孝傳。貴陽痛父非辜。卒戍所。遂以名稱而不字。有南齊華孝子風。又念母氏苦節。學成奉母隱居。終身不赴試。一時名流高其義。皆樂與為交。其弟為世父後。貴陽悉推所有田產予之。而身自與妻。勤力耕作以自給。洎家稍裕。為卜築浮麓山左。顏曰奉母之堂。朝夕承歡。依依孺慕。母卒。三年哭奠如一日。稱孝者遠近無間。年七十。劉參政煊。劉副使荼。鄭參政峇輩。各贈詩以紀潛德。陳祭酒敬宗為之序。貴陽精於書法。乞書者常盈其門。晚自號匪莪子。著有匪莪子集行於世。

路上遺聞集錄卷三終

谿上遺聞集錄卷四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桂彥良邑志有傳朱彞尊曰長史以德望重其詩如送田仲茂宰四川云巴園五月收丹橘丙穴三春饌白魚亦饒有風致吳江史明古為作傳稱孝陵嘗詠蝌蚪云池上看蝌蚪分明古篆文命長史續之應聲曰惟因藏水底秦火不能焚可稱敏絕按長史本富陽葉氏賀州知州同之子中書右丞季之孫同子衆多長史則同判慶元時所生故桂與紹得求以為子

桂慎字宗敬彥良次子官中書科中書舍人太祖召沐國公女錫金氏為公主拜慎為駙馬都尉所著詩集多散佚有登太華山寺詩云昆明池上古招提樓閣參差近碧鷄為愛白雲分半榻卻隨明月過雙溪風前松子當窗落雨後苔衣拂石題如此清幽好棲泊為誰又渡澗橋西

按學士弟秉有術曰桂駙馬術向不知駙馬何人今閱桂氏清芬集始知為右傳之子其公主則沐英甥女也本懷識

桂全字宗生彥良第三子洪武十九年膺貢仕河南陝州知州陞山西平陽府知府

治號明廉所著詩多傳於世太平橋送別云執手踟躕惜莫留篙師促上木蘭舟姓名早已聞丹闕功業惟應在黑頭梅子雨晴息野曉藕花風細闕湖秋遙知此日多幽思好寫新詩慰別愁

桂抱孫字子善號承節駙馬都尉長子幼隨公主入朝太祖見而異之賜名抱孫為祖彥良名也及長經史百家無不淹貫更用功於道德性命之學人謂漢儒之博宋儒之奧兼而有之生平無仕宦意高卧湖山屢徵不起抱孫屢世貴顯家學門風駸駸日上而雍容謙退斂才晦迹以終其身尤為人之所難

桂琛號拙菴景泰庚午舉人甲戌進士官四川道監察御史憲宗朝直言正諫不避權貴憲宗為之罷柄相斥嬖佞威望肅然出按貴州乘傳歸覲時從兄怡除四川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一門多繡閣里稱榮及抵任病卒英風勁節未竟厥施中外惜之有文集行世

按永明寺樓善姬摸骨琛與焉邑志無琛傳事附羅信佳傳中

怡字廷顏琛從兄也正統甲子舉人戊辰進士陝西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進湖廣按察副使風紀肅然望著中外

桂茂枝字仲連。一字倩盈。別號北海。生而夙慧。卓犖不羣。登萬歷癸酉鄉薦。終亳州學正。武進薛方山。初令慈邑。至是提學兩浙。欲就慈為校士之所。寧郡諸生援向例。攀請赴郡。薛公舟至赭山。渡示一聯云。赭山渡口浪高低。魯班魯肅。令屬對。佳者即至其地。邑諸生爭邀茂枝。至使舟已抵白塔洋矣。茂枝對曰。白塔洋中風緊慢。樊噲樊邊。遂按試於慈。又薛公試士時。禮經題。臨財毋苟得。吏誤讀毋字為母。苟字為狗。薛公出對云。禮記一書無母狗。茂枝對春秋三傳有公羊。使者手捧卮酒敬之。桂時中。字仲權。右傅兄弟行也。歷知靈川。鄞都兩縣。號神明宰。其服闋謁選也。錢紀善安贈詩曰。黌宮校藝總英年。內苑題名耀後先。公已種花春滿縣。我將投筆雪盈顛。三年讀禮來溪上。萬里陳書近日邊。問訊春坊清節叟。玉堂應許棣華聯。鄭維桓字公圭。與其諸父讓同舉。永樂甲午鄉試。同登乙未進士。又同為監察御史。以奉天殿災。直言時政得失。觸帝怒。謫死交趾。祀於鄉賢祠。邑志載之。而不為之立傳。包良佐字克忠。進士。授吏科給事中。與張瑋同死土木之難。明史俱附王佐傳。而邑志獨不為良佐立傳。

陳文定公敬宗。與李時勉齊名。所謂南陳北李是也。乃當日亦嘗奪情起復。明初奪



情起復甚多。而李賢所授祇及楊溥故事。不可解。閣臣雍容絲綸之地。奪情已非訓矣。文定終身侍從。亦奪之不已。謬乎。

張僉都樞。總制浙閩。勲業爛然。具戴邑志。然考之明史。鄧茂七之亂。御史丁瑄誘賊攻延平。督衆分道衝擊。賊大敗遁去。指揮劉福追斬之。時樞監大軍討賊。至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福不能平。愬之。此事見丁瑄傳。據此。則張公之罪大矣。張東沙曰。樞真振世之英也。其平閩浙時。率用儒家學。從容指揮。銷銜刃於期月間。罔所諱避。而忌者遂媒孽其短。落籍為編氓。亦已甚矣。而吠聲者。一不之察。如水東日記諸書。咸詆其舉動大乘。豈豪傑舉事。固多負俗之累。而人心伎忌。不復一顧天常哉。余按張公之事。大都為金源等所誣。載筆者不察。因而書之於冊。遂使張公非常之績。不復顯於後世。於此。嘆史之不足盡信也。

宣德時。張公嘗獻詩。忤旨。少保陳循救之曰。彼亦忠愛也。遂得釋。張公詩。如梅花百咏。才情橫溢。極有清新之致。不知當日忤旨者何如。

張公曷。都御史楷之孫。父曰應麟。以遊擊將軍。從石亨出戰大同。有功。世襲鎮撫。教

子有法。易中進士。出知鉛山縣。貽詩戒易曰。阿易為官。出宰鉛。蕭然。信息喜其傳。官清亦飲齋中水。俸薄。休分堂上錢。苦志但能全汝節。怡情自解樂吾天。先公德業三朝重。幸有遺安數畝田。易次韻答詩云。阿易為官。出宰鉛。蕭然政績祇虛傳。敢圖膏令傳三異。應效劉公取一錢。故國桑榆留晚歲。浮雲名位聽高天。種瓜未必東陵好。頗有遺安數畝田。

陸祭庾已編。張公易。初知鉛山縣時。有賣薪者。嗜食鱈。得薪值。以其半市鱈。命其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考訊無他狀。獄不能具。公初莅任。嘗白晝登堂。忽睹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及行案前。長揖。公疑之。令坐。乃言曰。吾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公問其事。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鱈毒而殞。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鱈水瓮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之。試烹以啖他囚。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且如神言。試之得昂首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婦而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此事亦載天啟志。而雍正志削之。故補錄於此。

張公曷以副使家居。日昃不能具早膳。夫人愠甚。出所藏銀釵以易米。公問所從來。告以門生所遺。公取而視之。即投之水中。卒不得食。萬季野詩云。副使歸來室如洗。架無懸衣。盜無米。留得銀釵持易糧。那復奪將投水底。怨莫怨兮廉吏妻。苦莫苦兮清官子。身有妻子不能養。天下誰知張副使。

張公生平喜獎勵後輩。常以道義相期。通政余南湖先生本親炙侍教有年。及公疾革。余先生尚侍側。公張目曰。善自愛。今人才肯自勵者少。若能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士氣一日也。其立身報國之誠。至死不倦。徒傳公異政。抑末已。

按張氏後遷鄞。今其後裔當在鄞。

明世中葉。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獨成化間賈俊由鄉舉。歷官至工部尚書。史謂俊以重望得之。而吾邑王尚書來亦由鄉舉。歷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蓋亦僅有之也。

明史。雍泰為山西按察使。太原知府尹珍。塗遇弗及。避。召至。跪而數之。珍弗服。泰堂答珍。以按察使而答知府。明世上官倚勢作威如此。而王尚書來為巡按御史。至杖死縣令十人。使在今日。則更為法所必不容者也。此事亦見邑志。

余濬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令。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養。因薦王恕堪內閣。馬文升彭韶張悅阮勤黃孔昭堪吏部。後湖之勸。自濬啟之。貶平度州判官。終知府。明史附姜綰傳中。

王處士淮字柏源。為景泰十才子之一。十才子者。柏源與吳下錫溥中。都湯允績。崑山沈愚。海昌蘇平。蘇正儀。徵蔣主忠。主孝。其一為戚里金粟公子王貞慶。或云洞度。徐震也。柏源著有大塊稿。

王孝廉暉。字時暉。中正統丁卯鄉薦。五試禮部不售。居國學餘十稔。漁獵百氏。作文近體詩詞。及晉人書。日益工。名日益起。而資用日匱。時暉處之恬如。掩關高臥。累月不一出。然屢常滿戶外。隨例謁選部。要人咸知其名。將擢中書舍人。有日。遽以疾卒。先是有為都御史者。方貴重用事。聞時暉賢。具書幣請就家塾。時暉辭之。或謂子不覲榮。獨不慮辱耶。時暉曰。榮辱命也。是無若我何。其秉操如此。楊文懿曰。余與時暉雅相得。當外艱時。時暉挈小舟訪余鏡川上。徜徉青霞白水間。虛窗明媚。更僕劇談已而。同榻抵足。語至夜半不休。後至京師。交益善。無何時暉疾。余往候之。病且革。猶未嘗作兒女態。余亦意天道有知。不使至此極也。嗚呼。孰知天道果不足徵。而命

果不可易乎。其推重悼惜如此。

烏春草夢墨齋記。為時季照作也。文不甚佳。故不錄。

鄭子珣。字拱廷。工詩賦。善草書。永樂乙酉。舉賢良方正。禮部試優等。給冠帶。觀政。戊戌。與修天下圖誌。選知豐城縣事。檇居南昌上游。當交廣之衝。地大政繁。號稱難治。子珣潔已愛民。興學禮賢。士庶悅服。胡儼嘗以知政之務稱之。秩滿當遷。百姓詣闕乞留。乃命食知州俸。復任。正統間。以疾致仕。所著有半古文集。

鄭子弼。永樂宣德間。嘗三舉賢良不應。兄子玠。字君昂。永樂乙酉。與從兄子珣同舉。賢良觀政。以失欽限。降授江西王府典儀。陳澹然嘗題其像曰。翹翹乎鄧林美材。矯矯乎崑山奇璞。馳驟矩矱之文。研究聖賢之學。仁義充乎冊府。恩詔出乎紫宸。昔為江浙之名士。今作藩府之蓋臣。弟子瓌。字子賓。為人清素淡薄。好讀書。不屑仕進。嘗名其室曰。江郊漁牧。澹然先生記之曰。春雨初霽。夕陽在山。江郊遠近之際。牛羊散亂。鵝鴨呼鳴。而漁舟釣艇。浮沉上下。烟波雪浪之間。於是時也。子賓觴酌既終。賓友初退。乃遂葛巾藜杖。散步於郊原之上。逍遙於江水之濱。聽漁歌之互答。聆牧唱之相諧。意適神怡。陶然以樂。數語饒有風致。亦足以見子賓之為人矣。

夏大理時正史以為仁和人。然余考大理清道觀記云：余童丱時嘗侍先君一至焉。又云：咸化辛丑，余歸住文溪之拾穗莊，則大理蓋邑之文溪人。或嘗寄籍仁和，故史以為仁和人耳。

于謙之翊景帝監國也。帝旋易東宮，未幾東宮薨，時正意在復立沂王，一日往謁謙曰：東宮已虛，中外引領望公羽翼舊儲。謙曰：戎事不修，予之罪，立儲國之大事，揆席與勳舊諸公當任其咎。時正起曰：恐明公無可委責也。遂趨出。此事府志載之，而雍正邑志不載。

大理博學強記通經史百家工詩文善行楷書。其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為未成之書，而晚年多從儀禮，乃本儀禮參訂家禮為士儀禮略十卷，或以為繁，又刪為舉要十卷。以家禮深矣未盡，今古制，備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理沿革不同，為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三卷。自號餘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瀛嶼稿、梅花百咏、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穗三詠，則歸慈所作。晚著春秋辨疑，未半而絕筆。葉文莊嘗評其文謂如春空。

層雲動含雨意。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間有餘韻。可以見其概矣。嘗以忠孝訓子。姓曰。吾未暇遠引。杭之先達。如徐貞襄之忠。于肅愨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璉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年八十八。卒於杭之歸錦坊。

馮涇以諫南巡杖斃。明史附何遵傳。其子秉儀為應天通判。今余家街口。西首通判房。即其舊居也。

周文穆識小編云。嘉靖中。慈谿孫懋以應天府尹。致政家居。生事甚薄。每食蔬食菜羹而已。一日偶思肉味。市肉一觔。為羹以進。諸孫環集乞之。公感愴。為之輟羹。

鄭鍾字廷用。天順間舉人才。禮部覆試。以才德俱優。授梧州經歷。潔已惠民。聲譽大著。適流賊犯府治。相戒曰。是來為搜貪官汙吏。經歷清廉不可犯。一時郡邑吏及朝使之過梧者。皆奔入經歷署。得免事聞。特陞知寧陽縣事。丁內艱。終制。改知直隸獻縣。致仕。民立生祠祀之。

鄭錫字仁卿。舉成化己酉鄉試。授上杭訓導。陞知寧德縣。縣有銀鑛。額解銀數有例。為令者。盈入己橐。歎則令民賠補。為邑弊政。錫莅任之年。銀大發。即儲所餘以備不足。在任六年。絕不染指閩志。稱其清謹仁明。百度振舉。崇重學校。培養士氣。後以拒

權貴請託罷官歸

鄭鉉字廷器。成化辛卯舉人。知壽寧縣。縣在萬山中。俗信鬼畏巫。有神廟。當縣治前。正門為之不啟。鉉至。命開門。立棄其像。一時士民駭服。作崇正歌紀其事。辛亥丁外艱。起知豐城縣事。勤於教養。邑人繪勤政夜遊圖頌之。以忤上官。朝覲時。告老致仕。鄭滿字守謙。號勉齋。府志有傳。按萬貞一言。鄭濮州墓表云。勉齋之舉宏治壬子鄉試也。以儒士赴省。布政劉忠宣大夏首拔入闈。與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胡端敏世寧。為同年友。浙河有四傑之目。劉公不敢以文士目之。胡端敏亦語人曰。如鄭君者。真今世偉人。吾輩不能及也。仕終州縣。墓在本邑李家隩。

鄭渭字本陽。號古隱。勉齋猶子也。幼隨祖母余育於勉齋官舍。稽古力行。為詩文雅馴。有法度。通中庸語孟。及太極圖說。西銘。正蒙等書。悟性命之旨。抗言排斥佛老。以性簡佻。不能為世俗屈躬。耕養親。絕意科舉。築隱川書屋。種菊北簷。樓邊玩弄。耒耜之暇。橫經讀史。凡天文地利兵法古今政治得失成敗之故。罔不洞悉。治家以禮冠昏喪祭。皆遵古制。翁按察素銘其墓。謂蒲輪禮邈。不試當路云。子梓。字良材。為文章古雅。有大家風度。蓋勉齋生化治盛時。讀書好古。以文章法傳之。古隱古隱傳之良



材。其家學淵源如此。

崑山縣馬鞍山有野鶴軒。吾邑楊名父令崑時所建。歸震川有野鶴軒壁記。蓋震川嘗與其友會文於此。故記之。略云。始應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為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為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為主人。余等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南城羅玘少所許可。嘗曰。同榜中。惟敬楊名父一人。吳人陳察請諡。未果行。早朝詩三百首。魯藩高唐齊東二王篆書鏤。其見重如此。朱竹垞曰。名父早朝詩。終篇云。除却早朝無一事。更從何地効馳驅。可想見承平景象。按名父詩。近時楊貢生茂椿家尚存一冊。被一蒙館師。用以學書。塗汙殆徧。不可復識。真恨事也。不知此外尚有留傳否。

楊廣文嘗修成化府志。黃潤玉南山集有贈其子校解序。言其世紹慈水家學。則固文元裔。而儒林之耆宿也。

田州之役。姚公鎮主剿。而王公守仁主撫。岑猛既誅。姚公請設流官。而王公極言流

官之非。二公意見不同如此。其後盧蘇王受卒叛。則姚公固未為失策。姚公之不得竟其功。外有石金之撓。而內有方霍張桂之軋排。亦公之不幸也。

嘉靖初。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梁材姚鏐。見材傳。

嘉靖二年。都御史姚鏐。上書訟羅僑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為難。震八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滂。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滂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為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此事鏐本傳不載。附見羅僑傳。按僑字維升。吉水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為非禮。遺書責之。其剛正如此。宜尚書推獎之也。

吳廷舉之卒。姚公鏐庀其喪。方良永之乞終養。姚公請破格褒寵。公之愛護善類如此。此二事本傳亦不載。

尚書退老後。嘗築東泉書院於東皋之麓。與門下士豐熙。寇天叙。孫修。張瀚。鄭紳輩。從容講學。嘉慶間。裔孫某以其地之半。售與東鄉孝廉邵楨家。造墓其餘室宇。亦漸就傾頽矣。

東泉文集。邑志謂已燬於倭。然余昔年猶及見之。邑中當尚有存者。

明山先生。邑志有傳甚略。其為何元朗所誣。尤可恨。姜湛園先生有明山擬傳。辨誣云。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為姚明山揚方城所寤。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有道着姚深揚維聰者哉。自錢宗伯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志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出灣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后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誼。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猶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卻吏民之賄。以崇孝也。麾軍藩之聘。以保忠也。絕倚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餽。以敦介也。不憚於台鼎之謀。以遂其剛志也。不溷於猶褒之招。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林。施官僅三載。年才五十餘。即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留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於科目。

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罽羅之所不能取。樊籠之所不能收。翩然高翔。如鳳凰之過  
疏園。而飲湍瀨。下視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盡嚮往之志。極贊揚之  
詞。而於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果忘世。悲歌盡在互隱中。與序中台袞猶褒有悲憤  
時事。不敢指稱。而相與為隱之意。其知衡山也深矣。錢公不考漫筆之書。近有史官  
自刻其稿者。復著其說於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  
白。援據古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厥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  
不識明山。於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耻  
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漆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  
尺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取大典檢閱。同修者並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  
稿猶傳播人間也。此是姚公一生大節所係。彼既罹禍於生前。復被誣於身後。史筆  
之陷人。豈必在張桂羣小下哉。余特為表出之。以告後之君子。此文載湛園未定稿  
中。朱竹垞亦曰。金華吳少君詩。說議定推何太史。元朗乃好為誑語者。學士嘗與蘇  
太初薛君采。高子業。相唱和。且聞山東李中麓。富於藏書。遺其子就學。其風概如此。  
豈有如何元朗所誣者哉。

明山有送張行之僉憲陝西序。頗見籌邊之畧。載黃梨洲明文授讀第四十卷。梨洲又云。明山有驅除錄。明初僭國之史也。今谿上人無知之者。

表壤字本厚。號西江。明宏治己酉。以毛詩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釋褐授行人。轉水部郎。嘗奉命之湖廣。福建。河南諸省。及遼周二府。復權荊州商稅。所至俱以清謹聞。奉遷閩藩參議。督理糧儲。力除侵蝕。重斂二弊。於是上無沈滯。下無困厄。而奄人以其不便於己也。嗾之逐拂衣歸。所居有西江清景樓。歸而讀書其中。李西涯嘗為之記。後閩人思公之德。祀於省之名宦祠。曰安得復有廉正如我公者乎。

谿上遺聞集錄卷五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趙司空文華。功在鄉邑。自不可泯。然行事之載於明史及他書者。何其鮮也。大都亦只為權勢寵利耳。而決裂至此。吾不能不為司空惜也。又司空體大節。疎其築城也。城基皆度用民田。不領直於縣官。而失地者稅糧如故。由是怨聲頗起。及後被議。挾怨者並指城工多虛冒。遂籍其家。輸於官。殊堪惋歎。

司空仲子懌思。博學能文。胸中不著冰炭。不以閱閱驕人。遇酒輒飲。飲輒醉。陶然有泉明風。丁家難。與兄怡思俱繫獄。懌思得擬戍。比肆赦歸。泣曰。吾兄囚。吾安忍以身免。遂北上。萬方為拯。兄計。其篤於鵠原誼如此。子昌期。第庚戌進士。官南京兵部主事。

先曾祖筆記云。甬江公有子有孫。又云。司空有防海策。浙學政姜公楠。以重價購之。不得。惜哉。先曾祖諱廷機。乾隆丙辰恩貢。司空視師浙江。權勢熏灼。時值浙闈秋試。禁其子不得入

闈。此一事。司空過張江陵遠矣。又譜鐸載趙蓉江拒奔女事。恐未必即甬江故不錄。袁少傅諱燦。以青詞膺寵。驟至台鼎。有醜壇一聯。為世所傳。浴水不龜。初獻瑞陽數九。

陰數九九八十一數。數原於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風。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帝畜一貓。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獅化為龍語。帝大喜。煒貴倨鮮腆。故出徐階門。逮貴直以氣凌之。又自負能文。館閣士出其門者。詩文不當意。肆口慢罵。其門人皆心銜之。甚有上書謂其以時文發甲科。以青詞位輔相。不知世有所謂古文者。一日閣試。瓶中紫牡丹詩。吳中王百穀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句。少傅擊節嘆賞。呼詞館諸公數之曰。公等以詩文為職業。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遂遇以國士。引入為記室。校書祕閣。少傅卒。百穀渡江。哭其墓。丁卯。百穀復游長安。華亭當國。修前却。予少傅中論。盡削其所撰著。朝士無敢認慈谿者。或戒百穀。毋自白袁公門人。百穀謝曰。馮驩任安。彼何人哉。百穀有謁袁文榮祠堂詩云。雲中烟火映荒祠。遺像蕭條入拜疑。馬策叩門唯有淚。雀羅張戶不勝悲。山光夜暗圍碁墅。海色寒埋掛劍枝。千載何人能下土。斷腸空憶鄭當時。蓋少傅生平。惟折節於百穀。感恩知己。不勝中郎虎賁之感云。

鄧有一秀士。失館無聊。閒走偶闖府。適吏拘見府。因詰其故。士以實告。府出一對令

對如佳。即薦一館。曰：偏地是先生足見斯文之盛。士應聲曰：沿街尋弟子。方知吾道之窮。府佳其對。即薦以一館。袁元峰亦失館。蹈其轍。闖入府。適府亦出一對曰：湖山倒影。魚游松頂鶴棲波。元峰即對曰：日月循環。鬼走天邊鳥入地。府亦薦之。見豆棚話。蓋少傅幼工屬對。此亦其一也。

太倉王相國錫爵所作袁文榮公文集序略云：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嘗參大政。皆不卜不謀。憮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為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旁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纒纒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闕而不傳者。豈少哉。公幼俊。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於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鼎一變。嘗者可以知味矣。又云：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為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平澤於仁義。炳如也。按文榮文今無傳。而荆石乃推許如此。然亦只言是臺閣規模耳。

先池州府君。邑志有傳。甚略。且僅載其官閩事。而官池事俱不載。公有莅池政畧二



春煒嘗采之雜以家傳舊聞。追為公傳。今節錄於此。傳曰。公諱士龍。字見卿。號躍川。咸嘉靖癸丑進士。出為福建侯官令。侯官省會劇邑。政繁事冗。公處之裕如。逾年邑大治。會倭寇自浙趨閩。攻陷城邑。公預備有方。悉力防禦。倭不敢犯。未幾入為刑部主事。屢辨疑獄。尚書以下咸倚重焉。尋以本部郎中出知池州。池陽山川清曠。沃野千里。而民皆窳。不事田畝。又好為優伶。青陽尤甚。公至嚴課農桑。惰游者罰無赦。其習優者勸歸農。由是民始務稼穡。有蓋藏。池屬六邑。惟貴池青陽有城。餘四邑皆無城。是時礦賊嘯聚。出沒無常。公勸民築城。而富民率散居鄉村。不利興作。且播流言。搖衆心。公申諭再三。先城石埭。然後建德。東流。銅陵。次第舉城。池人至今頽之。池故多大家巨族。然往往不相恤而相陵。公為創設宗法。立宗子。族房皆有長。又以宗子及長未必賢。擇其族之賢者為宗相。族有相鬪辨者。則就宗子長與相平之。其異姓相鬪辨者。則令兩族之宗子長與相共平之。其不能平者。始質之官。又仿義倉法。令各族於秋成時。有餘者出粟貯之。公遇歉乏。即散給族之貧者。其他所以謹宗教。嚴宗法。正宗禮者。無不備。由是親睦風行。獄訟衰息。池俗為之大變。其教學也。則以辨志為先。曰。今世俗父師所以教與子弟所以學者。但云工文辭。取科第而竊富貴。遂以

為立志高矣。其於身心實學不目之。以為迂。則棄之。以為不能。汨汨焉。日馳騫於聲色貨利之場。而問其心。茫然不知為何物。問其本源之學。亦茫然不知為何物。學術不明。誤人至此。豈不甚可哀哉。則蓋亟反而思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心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以全此心也。吾何為自放其心。吾何為不為聖賢。而甘為人下。日夜務求所以收吾心。而不使放逸。日夜以聖賢自期。而惟恐淪落於不肖。如此則不溺於俗。而自然日進高明矣。又曰。今之有志實學者。皆以為舉業不罷實學。究不免踈畧。殊不知朝廷創設舉業之意。正欲使人講明道理。以學為聖賢。豈故教人壞心術。以冒榮利乎。豈舉業所習。俱非聖賢之書乎。豈為學別有一種道理。出於舉業外乎。豈薛文清王陽明輩。不自舉業中出手。為士者。但當於舉業中留心實學。如讀書不徒記誦而已。即思此理是何如。於吾身心日用當何如。作文不徒剽說而已。即思我作文如此。我之身心日用亦能如此否。於凡一言一行。動即以詩書為訓。以古人為式。而不敢少欺其心。或端居默坐。收視返聽。務存其虛靈之本體。而不使有怠惰放逸之萌。及其既仕也。務思生平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而必實見之施行。如此則舉業即實學。實學即舉業。又何必以舉業為咎哉。蓋公以其躬行心得者教人。故

言之諄切如此。公在池無何，與直指使者議不合，挂冠歸。閩人池人至今廟祀之。公既歸，囊囊蕭然，始有鄉移居邑西門，破屋數椽，不蔽風雨。有門下士為顯宦於瀏者，來謁公，見之覺然，始為公築宅，大方橋，康今所貽是也。

按公嘗請入鄉賢祠，學政方山薛公批本官聲高山斗節凜冰霜，在官矢清白之操，居里著儀型之望，仰置主人祠，列祀鄉賢，繳然今鄉賢祠並無公主。天啟雍正志所載鄉賢亦無公名，豈當時行之而未行與？抑修志時為無知者所裁，而吾尹氏累葉衰微，無人為之申理與？元焯識謹。

秦淦字茂清，號明石，中嘉靖壬子浙江鄉試，癸丑會試，聯捷成進士，為福建閩縣令。丙辰陞南京虞衡司主事，權稅蕪湖，轉本司員外，尋陞郎中，擢知鎮江府。隆慶改元，擢荆南兵備道，流賊劫掠荆襄間，督官兵擒之悉平，改督學貴州，擢福建參政，以父憂去官。廬墓三年，服闋，補蜀參政，轉湖廣按察司使，嘉魚陳姓者殺兄，反行賂，誣鄰人獄，已具淦一訛，立得其情。楚中皆以為神明，遷本省右轄，轉江西左轄，以勞疾卒於官。淦沈潛嗜學，尤銳志經濟，以故襄陽之擒盜，貴州之造士，皆卓然有聲。至若蕪湖鎮江江右財賦，無慮數十萬，淦毫無所染，終身以清白自持，所至人皆稱之。

秦宗道字仲學號後湖嘉靖丁酉以儒士中浙江鄉試癸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  
內艱歸里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舊時部中吏胥往往倚中貴人為奸利宗道釐  
正宿弊不阿私請以此人多忌之旋轉職方員外郎無何外補福建按察司僉事分  
巡延邵二郡旋陞本省參議值漳潮寇張連哨聚為亂朝命集三省兵剿之督府檄  
宗道向軍前督餉會暑月且感瘴癘事竣而疾大作回籍養疴一載餘赴部改守山  
東泰安府初宗道參閻臬時嘗以言忤同官某比官山東而其已撫八閩乙丑大計  
乃摺撫不根嗾御史論當罷會有言其狂者得左遷補廣西按察司僉事廣西屬多  
土酋與犴種雜處而左江尤難治宗道一意撫綏不拘拘縲以文法諸酋悅服而夷  
種亦安督府議留久任以當一面而曩論宗道者尚居要地會穆宗登極臺中援舊  
牘列其名入而宗道遂報罷矣致政後日惟課子孫讀書郡縣非公禮弗見然於地  
方利病直言無隱方是時江陵當國籍天下田畝而尺寸之阿其旨者多偽增報績  
而惡邑尤甚至以一當十宗道獨詣省白於巡撫張公獲從故額即此一事其利澤  
之及人遠矣

秦應驄字行之號獅峯中嘉靖辛酉浙江鄉榜萬歷甲戌會試成進士乙亥授揚州

府江都縣知縣。在任築淮隄嚴江防。恤獄囚。美政不一。初揚郡士大夫欲開南河以疏風脉。應驄爭於總制。以為黃河與淮泗合流海口阻塞。祖陵可虞。議者乃欲揚州開河洩之。由江達海。不知黃淮正宜分之以殺水勢。乃更合江為一。是欲通之而道以塞之也。堅執不可議。遂寢。會江陵相豪僕娶妾揚州。縉紳競相往來。應驄絕不與通。豪僕銜之。又池選君欲通欵曲。竟不往。池亦憾焉。宰邑五年。凡經十五薦。行馳池抑之。辛巳始陞韶州府同知。旋丁外艱。起復補興都留守。斷事未幾。以疾卒於官。鄭卿字汝僑。號乾山。嘉靖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成進士。觀政兵部。是時嚴嵩枋國。其子世蕃慕公才名。有意招致門下。卿嶽嶽不肯往。因稱疾歸。或云。同邑學士袁煒僕。諧卿於袁。語吏部不得授職。未知孰是。卿所居名鶴浦鄉。舉時同考官問。鸞作何聲。答曰。如風吹枯竹聲。同考官大加稱賞。鄉會聯捷。一時文譽盛天下。

袁副使載知端州時。郡有勝遊。曰七星巖。上下靡覓。載以泥封之。移其假山於郡街。名曰衆樂。仁壽民乃恬奉歌曰。黛石雲巖北斗名。遊人千古駭山靈。偶然函谷泥丸塞。轉作端溪老福星。至今流傳誦之。

錢工部文薦論詩升少陵於堂。置之首座。青蓮次之。高岑王孟又次之。餘子隅坐侍。

酒而自謂吾輩於此不可不占一坐。否亦須坐兩廡中。聆鐘磬梵絃之盛。其論甚高。然吾觀麗囑樓詩集。仲舉實辨香瑯琊。又素與屠長卿友善。故其詩亦與長卿極相類。初赴公車時。有楊花詩三十首。名噪一時。

尹志余族祖也。先以家貧為米賈。一日將販米他處。雇船西門外。晚飯後將登舟。比至則行篋及米囊等俱已擲岸上。有秀才數人。大聲叱曰。吾等將赴鄉試。何物賈人敢與吾爭舟。公不敢與較。歸家憤甚。曰。秀才直如此尊貴乎。遂棄其業。改名曰志。攻苦下帷。以隆慶四年庚午舉於鄉。謁選為靈璧縣知縣。

馮柯字子新。號寶陰。母夢天門大開。流出彩虹。貫入其懷。遂驚覺有娠。及生。舌有川文。左足心有一黑子。柯夙稟絕穎。幼即精研理學。作三極通時。年方二十有二。旋補博士弟子。所為制舉義。精核鮮麗。度越尋常。然秋試輒不售。遂游京師。大學士袁公煒請修年譜於西城直內。因詳定興都志義例。改傳為紀。稱上意。袁公甚重之。袁因欲館柯於朝房。令修興都志。且草青詞。再三以憂謝。遂歸。會襄府紀善周紹稷以王命使人來聘。因抵襄。命攝宗學。及書堂書記。明年賜號貞白高士。襄王極敬禮柯。柯在襄五年。屢以疾請告。不允。久之。懇辭始允。既歸。王頻歲使人來迎。辭不赴。柯學窮乎

輿為文章。往往發人之所未發。所著有三極通質言。求是編。三極通如揚子雲之以太玄擬易質言如法言之擬論語。而求是編。則纒纒數十萬言。皆專駁陽明者也。他如小學補。廻瀾正論。賓襄錄。襄史國書。歸裁錄。十餘種。合詩古文辭。統名之曰貞白全集。今其書具存。子四人。次子焜。參政。邑志有傳。頗詳。

按公為理學名儒。而郡邑志俱無傳。幸貞白集尚存。猶得所考。益嘆志乘之疎也。族孫本懷謹識。

姜氏自贈太僕國華始顯。至太常。益著忠審。湛園未定稿。載有太僕公傳略。及太常公傳畧。文繁未錄。

姜思睿。字尚愚。太常從子也。邑志有傳。少時與鄭董守諭翁鴻業齊名。號浙東三俊。嘗與黃梨洲會於公所。時有自省中歸者。以前輩自居。高視淺揖。尚愚指梨洲謂之曰。此姚江黃太沖也。公不識之乎。其人為之失氣。

顏冲宇。鯨。一代儒宗。學以慈湖為歸。有萬物一體之意。立朝事業。俊偉光明。為海都憲。鄒給諫所重。故其門弟子。皆能體認語錄宗旨。以氣節自守。不愧師門。一為鄭光弼。右君一為陳應式。一為錢仲選。仁仲。一為王應選。俊卿。所謂顏門四弟子是也。

光弼等邑志有傳。

鄭啟字榮期。為人剛方。易直。族有主僕之訟。鄉大夫入僕賄。挽令使直僕。令將從之。啟突入。與令爭可否。聲撼縣朝。旁觀愕眙。令卒改容而謝。崇禎庚午。應浙江鄉試。主考官公道。尉得其文。謂其充實。閱整定。是名士。卷上填十四名。副考官度置他所。至填榜而失之。因入副榜。已而石齋叩其所學。嘆息曰。吾試浙而失此士。真如寶山空手歸矣。啟亦以久不遇。築書帶草堂。自此遂絕意科舉。子溱。甲申後。欲投繯殉國。泣曰。汝祖母以十七歲孀婦。撫我至今。我僅生汝一人。汝縱義不得顧。我忍令祖母暮年見此乎。溱瞿然而止。

董時彥字叔元。漢孝子黯後也。先是邑有廉使陳公頤。正善易學。旁及風角遁甲之術。無不精諳。嘗夜淮河泊。見寶光起水上。心知其有異。筮之曰。是宜得寶鼎。即令善泅者蹤跡。得其處。久之。以一鼎出。款識蒼黝。公識曰。商周間物也。遂攜之歸。其他雖家人米鹽。一訊如響。同邑夔州守楊公汝昇。得其術。值奢酋煽亂。賊發。即知之。掩捕無不得者。時相傳以為神。至今其遺書猶有藏者。時彥少受易於其婦翁吳公。遂屏棄舉子業不事。卜易市中。意專在於導人為善。凡與人言利害。必以其事推之。教人趨



吉而避凶。一依於正道。後事應亦輒如其言。以此遠近至。積金錢滿屋間。隨手以散貧者。所留餘。取甘脆以奉母。後母龔。性惰急。凡事必長跪請命。間有所怫意。不能即解者。必走諸親。故以解之。嘗病癰危甚。號天願代為之再吮而旋愈。母大感動。於是邑人皆以孝稱之。先是董氏有遠祖。會稽縣尉墓。久沒荆棘中。公為之表石。墓左尉後見夢於龔曰。汝子純孝。施及於吾。吾當有以報公。四子。兩中進士。長允升。直隸淮安府知府。次允茂。福建參議。公前後受四封。然性真樸。不好為富貴容。初隨養莆田。後一至淮。浹月返曰。無久溷汝。卒時年七十五。自公父子歿後。而天下始大亂。姚中丞宗文。劾熊廷弼。附魏璫。載在明史。其惡誠不可掩。然余聞姚氏文獻考。謂中丞罷歸後。熊遣左失守。鄒南皋定其爰書。答不獨在中丞。其撫荆楚也。疏頌魏奄。是時中丞適病殆。疏出署中。從事手中。中丞不知也。病愈。大怒而疏已不可追。卒為其所寇。識者恨之。此雖出自其族人之言。然事或有之。亦未可遽謂之諱飾也。中丞文古峭。力追賈董。書學鍾王。至今殘練斷簡。猶有存者。人爭寶之。

中丞有從子二。胤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廷元與宗文為魁。宗文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祚獨與留仙

鄴仙兩馮公。以氣節相砥礪。中丞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間。遂以坎軻抑鬱而卒。君子哀之。

劉志選為順天府丞。劾后父張國紀。上下皆切責。后賢明。魏忠賢恨之。欲誣后父謀立信王。與大獄。賴王體乾言而止。

操江為葉向高同年進士。以言事謫官。罷歸。家居三十年。授徒自給。會向高召入闕。自閩過杭。往見之。向高勸之再出。年已七十餘矣。及入都。則徑附逆奄。疏劾后。后動搖中宮。雖提督操江驟然顯赫。曾不旋踵。而身為大戮。惡名萬載。使操江授徒以終。無此一出。豈不甚善。操江之出。亦未始非向高誤之也。

劉氏為吾邑望族。御史安。王政世龍嘉靖時俱以直節顯。其後忠烈公振之。以鄔陵一邑。勤力禦寇。虞軀不顧。大節凜然。操江母乃玷其家聲。吾於是不能不深為操江惜也。

總河工部尚書張九德。明史無傳。長子能恭。字伯安。楊宮詹守勤婿。見邑志文苑傳。次子能信。字成義。全謝山子。劉子祠堂配享碑記云。祠堂配享。皆其門弟子之最著者。慈谿二人。一為劉瑞當。一為張能信。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遂莫知所終。據此則能

信固賢而忠於明者尚書有愧其子多矣能信妻劉氏太僕卿憲寵女以節孝入明史列女傳。

崇禎欽定逆案交結近侍十九人劉志選為之首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七人而姚宗文與馬交結近侍減等四十四人張九德與馬嗚呼悽矣。

夏彞仲幸存錄曰崇禎初王永光為冢宰東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光憤激為難引用袁宏勳張道濬輩再啟元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黃南雷辨之曰逆奄既誅逆案未定楊維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紹述逆奄之政者也袁宏勳高捷史塗一輩小人翩翩而進苟以鋼君子而押之便為己甚則進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觀此則袁之本末可具見矣。

事見明史王永光傳

袁宏勳萬歷己未進士官御史甲申朝事小紀乙酉四月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劾馬士英中云袁宏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據此則袁又馬黨也。

宏勳在宏光時復為御史劾袁繼成翻逆案見顧炎武聖安本紀

此公行事殊外。偶閱諸書所載聊志之。

趙珽字禹圭。號玉瀨。舉萬厯戊午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福建南安令。丁艱歸。服闋補侯官。調廣東信宜令。以勦土寇功陞工部都水司主事。歷營膳司員外郎。郎中。出為河間兵備僉事。崇禎十五年冬十一月。大清兵克薊州。分道南下。河間為南路要衝。大兵攻圍之。珽悉力守禦。力竭城陷。珽先燔其家屬十四人。遂單身赴敵。頭被三刀。身中七矢。血戰死。知府顏允紹。同知姚汝明。縣尹陳三接。亦皆死之。比大兵退。後任何謙。津撫馮元颺。始收其骸骨。上疏於朝。特贈大理寺正卿。予祭葬。建祠。蔭一子。國朝乾隆四十年。賜諡烈愍。所著有玉瀨藏稿。詩古文二十卷。遭兵燹無一存者。邑志略甚。此從近人周匡所作行狀錄出。周蓋得之趙氏家藏舊蹟。

按公與水壺劉公。視菴沈公。交最善。皆相勵以忠義。其後劉死鄢陵。公死河間。沈死台州。皆不負其生平。可謂志士仁人矣。

河間之陷。閣門咸殉。惟次子金式在家守墓。故不與其難。

谿上遺聞集錄卷五終

谿上遺聞集錄卷六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撰

馮公元颺巡撫天津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邀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隆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軍值宏光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者謂公不當生出津門然春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君書葬若莫之討則不書葬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當是時公既不得與在廷諸臣偕死殉國一身在外徒死何益則討賊自公之分不幸而遇宏光事無可為卒至抱恨以死此則公所雖死而猶痛心者而論者顧哢哢不已不亦過乎初公之備兵蘇松也以

爭復社事。有旨降公尋補鹽運判官。十一年大兵入掠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閩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王死。戰高閣。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閣不許出。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為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陴謂之曰。吾以濟城為存亡。但知攻吾城者寇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閣。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其巡撫天津也。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遺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弟元颺為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為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三黨中多藉以婚嫁大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數則稱貸。富人之粟以濟之。邑是以不困。為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受業焉。人士將卷軸求知者。相望於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為名士所歸。楊嗣昌

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為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如留仙之真誠者也。卒。甲申九月朔，年五十九，葬邑之小漁山。

康熙間，婁東修復前觀察馮留仙先生祠宇。黃仙裳有詩。

留仙先生叙詩，牖於魯齊韓毛諸家詩。上下數千年，原原本本博綜貫串。靡有所遺，自言其家所藏。自漢迄明，共得二千餘卷。欲彙為一冊，裁以先世所密授為越詩，而以同時錢公永所收者為楚詩，與魯齊韓毛並峙而為六。亦可見其用意之勤矣。馮公元颺之為本兵也。在崇禎十六年。先是長壽陳新甲誅，上顧廷臣無可任，樞密者取兵部印弄之曰：誰任此？雖五等爵可致也。一日，上召朱成公，吳恭順侯，五閣臣及吏戶兵三尚書，並馬遊西苑遊畢，宴於明德殿。公以攝尚書與馬，皆下馬殿前。上臨門南向，閣臣侍於階，諸尚書立階下。上命公前，公以位著不敢越辭。上曰：無嫌，再命前。乃進參諸閣臣次。上攜公手語曰：知卿固世家，兄撫天津，弟領鄉薦，祖父兄弟受國恩，宜善自力。公頓首謝。宴畢，因與公論兵事。良久，出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內製火箭。次第示公。公為辨其良楛。上曰：大司馬缺久，無如卿者。公以多病，不任劇。固遜。



謝久之既疾發。乃舉劉公餘佐攝部事。又舉張公國維。上用國維。亡何罷去。上顧廷臣卒無當上意者。乃出特旨。用倪公元璐。為戶部尚書。公為兵部尚書。兩公素相得。講兵食。合義互置吏相參稽。上喜甚。語於朝曰。昔堯命四佐。舜舉五臣。朕得此兩人。不為少矣。一日。公至戶部堂。與倪公聯座。面令吏書坐對簿。吏書半匿。不敢出。公大怒。詬責之。上聞而嘉焉。倪公亦以是得汰尺籍浮餉三百餘萬。耗蠹之實。一時為清。公乃請自各軍副將而上。繇廷推參遊而下。督撫薦舉。於以核成無旁溢便。上從之。而兵部請寄賄鬻之實。亦於是盡矣。當是時。上倚公甚。恩數異常。密旨一夜嘗數發。公亦自誓。以破賊為己任。請以孫督師傳庭。堅壁潼關。專辦李自成。左良玉。堅壁襄陽。專辦張獻忠。西應蜀北。扼闖。東顧鳳。皖。鳳。皖。兵扼淮。保定。兵扼河。俟尅期會師。而不可浪戰。須賊饑困。無所掠突。土團聯結既成。所用降將。劉洪。起。李際遇。李際期。等。間謀得施。乃議進取。以漸感之。首以催戰為戒。謂自遼難以來。二十餘年。喪師速禍。覆轍宜為深戒。屢於上前。與廷臣質爭云。皇上如必以戰速為利。遲為鈍。請先收付臣獄。一戰而勝。斬臣可也。復書叮囑。戒孫督以勿速戰。輕戰宜厚集兵力。多貯糧芻。致賊而毋致於賊。乃公謝病。後言官交章。復請催戰。以逗留罪。孫督勒令出關。師

果大潰。公既謝病，猶昇疾至部，與署樞侍郎張公伯鯨共盡諮商。時關外二城失守，朝議倉皇欲檄天下兵，公獨以為東事不足憂，使賊據河北，密邇三輔，則憂方大也。今獨密飭關內河北軍，顧三輔毋復擾天下為上，上心是之。東事卒無他，而公病益甚。蓋公少嬰氣弱，形質羸立，骨見衣表，令揭陽時遇疾垂殆，士民營山具乃復生。遂患眩暈，崇禎五年十月，早朝侍立文華殿門，忽路仆，折齒，暈絕，禮垣傳朝佑自東班趨西，就地抱持之。宗人儀制司郎中起綸自下趨前，出袖中薑咀納諸口，有頃始甦，乃掖之退，上坐視亦惻然不言。御史糾儀特命不問，後屢以病乞身，不得，遂九年十二月，長至前一日，習儀靈濟宮，拜伏地不能起，扶救而歸。自此無歲不以病乞休，並不許。比掌中樞，任遇既隆，乃心匪躬，未嘗一夕解衣寢，素有溺血疾，至是大下。旬日間，幾至數斗許，困卧百餘日，兩足枯痿，疔瘡不可復起。上遣醫賜瓜果相屬，太醫視脈者亦以不可醫報命。於是上手敕溫諭，卿忠憤才識足濟時艱，但今有恙，需調朕，豈不念。目前寇禍機宜亟藉中樞調度，或卿稍資調理，或暫舉賢自代。朕佇望奏報，卿密奏俱經覽過，殊合軍機，委宜次第施行。公病卧旬餘，日滋憊困，卒不可自勉，強遂舉南兵尚書史可法，都御史李邦華自代，而廷議推張縉度上竟起用之。凡公所

營綜端緒。自攝理者已漸紛更。營將參遊以下官。遂復連牘啟事。縉彥竟不事。賊入城。縉彥猶偃卧部中。不知之也。公以十四年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十五年轉本部右侍郎。又轉左侍郎。十六年陞兵部尚書。以五月二十六日至部。七月十二日病作。出部。病中夢嚙語。皆為軍國故。呻吟喘息。纔屬猶口占奏章。時時密封上之。公歸里。猶事藥餌。聞變慟絕。蓬跣匍匐。至會城。願與疾。從義旗之勤王者。久之知不可得。則日夜北向叩頭。與其兄津撫元鵬相抱。叫絕呼天。呼先帝。願一死從地下。又徧走西湖關岳于廟祈死。病不服藥。元鵬於九月朔卒。公悼君哀兄。悲憤彌甚。重九日病篤。次日黎明。遺命死。將上見先帝。白布裹衰。不得以袍服斂。家人並從之。年四十七。

明史縉謂元鵬筮中樞。不能有所為。規自脫。遂稱病乞休。又云論者以元鵬荷帝殊寵。見事危急。輒自引避去。鮮不薄之。考黃五齋所作公墓誌云。公之乞休也。實以病殆。下漏血。陰虛火上。輒仆地。石齋剛正大儒。決不相徇。其言自屬可信。不知史何所據。而云然。竊謂爾時軍事緊急。公自不得以病始之。軀誤國。獨惜公乞休後。出京太遽。不獲與倪范諸公同殉耳。然公亦不料數月之間。明亡如此之速也。殺寇未刻。編云是時上新任樞計二臣。馮元鵬倪元璐。此兩人者。公忠關遠。實有濟變材。早年為溫體仁所抑。沒宜與再召。而始出一見。被香遇。始信上知人。元鵬數被病。強起視事。數月不得瘳。元璐歸併三餉。廣鼓鑄。行鈔法以助之。聊支吾。曠絀非其意也。每相見。輒頷足曰。使吾兩人早受知。竭狗馬。公願暫七尺。顧盼燁然。素以知兵名。當令揭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公願暫七尺。顧盼燁然。素以知兵名。當令揭陽時。平海盜。以著方略。其為南京太僕寺卿也。駐滁州。賊屢至。滁飲馬於江上。公上

疏以為守江南者必守之於江守江者必守之於江北滁和二州其阨險也請設兵置將建環山營從之其為兵部右侍郎也時賊再攻汴城築長圍汴困急公急檄總兵劉澤清渡河赴援而諸將逗撓不進賊來急攻兩日夜澤清亦拔營還公議更置保督保鎮馳往受代未及行而河決汴城已沈矣鳳督部將廖應登李自春汪正國等以罪檻車徵久不至公固慮其有他密請於上制令一切營將有罪援送次傳非寧準臺府得在所置獄奏上取進止因急移檄各軍府遵後令時皖幕府止有兵五千人以三將領之已乃聞李汪二將皆擁兵自衛洶洶將為亂廖守桐城潛遣人迎張獻忠獻忠兼程赴之而廖比知事得寬遂不納賊急攻城無內應復潛兵出掩賊走之桐城獲全左良玉初劾於朱仙鎮收潰卒入襄陽軍情叵測遠近危疑臺臣有請以良玉委秦督誘殺之如賀人龍故事者公密疏保良玉力排羣議特撫慰之良玉感涕誓以死贖前跡議南都防守及增餉撫兵事皆施行先是崇禎九年大清兵入塞破昌平陵寢震驚公累疏條畫戰守狀並請上親征事皆不果十一年廷推陝撫太宰商公以公堪辦賊公亦慨然願往而上念公多病特見留十二年大清兵還至津霸聞公有請往禦願得援兵萬人以副將黃得功及火器若干具付臣臣馳往

必破之。朝議方主不戰。疏入留中。佐樞日。宣大援兵至城下。謀易總督。執政借此欲出公。以公名上。上雅知公體。不能塵霧。改用孫公晉。其為本兵。雖病。屢疏請出。往督師。謂臣身既病。正可在軍。與載以死。自效。上不許。觀此。則致命遂志。固公之本心。其萬不得已而乞休也。天下後世。亦當有以諒其心矣。公嘗憂國用。建議請重錢法。以為國權。今之銀。不以權錢。而即以入用。又舉天下而運之於北。自北而散入於邊。絕少復於南者。雖江海亦應竭也。銀不足矣。錢自有餘。乃南錢十四文。而抵銀一分。是百四十萬。而止為百萬。折四十萬也。北錢本周之母錢。宋之當二錢也。而一文止為一文。無子錢以分之。是二百萬。而止為百萬。折百萬也。今莫若置銀取錢。一切科徵。凡錢十文。即為銀一分。北錢以五當十。南北錢得互輸。子母通行。則加數益多。名為取之。而實與之。雖曰加徵。謂之平錢法。可也。貪吏無所得。耗盜賊苞苴。無所得。輕贖。擅山而鑄。則無窮之源也。宋乏錢。而用鈔。此難為行。今乏銀。而用錢。豈難為哉。部議不能行。又嘗因邊餉不繼。疏論錢法。以為生節之道。無如邊腹並鑄。今軍民日用。莫如錢便。而塞上每乏見錢。則局錢不能以遠販也。局錢不能以遠販。則動輒須銀。而司農之金。安得不日輦而出。且臨德以北。天津以南。即已並用低小之錢。則局錢不

足以偏給也。局錢不足以偏給，則世多私鑄。而山海之利，安得盡歸於上？近制楚地已設有錢專官，竊謂九邊皆可鑄，而因已行之法，則山海為先，各省皆可鑄，而酌水陸之會，則臨清為要。山海聽人輸銅，如中粟例，給以鹽引，或開事例，而管關即舊業鼓鑄祖制，以錢事屬兵部，則將卒皆可彈壓矣。臨清磚廠一差，事簡任久，可使兼攝，而貨艘往來，皆令附載銅，受價先以廠銀為銅本，以鑄息補還，息多即輒費可除。蓋錢有五弊，鑄不得地，一也；設專官，二也；乏銅本，三也；銅不易致，為姦商耗，四也；上廠局錢，下違民用，五也。行臣之說，五弊悉去，而邊可實，國可裕，在內則齋盜無憂，在邊則屯種有本，其利無窮。惟敕部斷在必行，已部議竟停廢之。此二疏載文集，中公集名馮太保集。大都奏疏居十之七八，其忠謀至計，憤惋慷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其言有用有不用，而公之為國為民，固已嘔心出血矣。天不祚明，俾其尪瘵不支，卒至叫號呼天以死，而又不得與倪范諸公爭烈，此余所以為公深痛者也。其從子京第，為公行狀，頗詳，惜多闕葉，斷簡不能備云。

公集有過首善書院有感而作詩，維貞皇帝神授符，赫然浹月追唐虞。君臣羞道桓文事，詔出明光徵大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並進者臣從吾。一時諸儒相繼入，王道

蕩蕩民所趨。貞皇雖逝嗣皇少。譬之日出時未晡。聰明要自天所植。鬼子未向人擲。揄諸儒謂可瞻上治。一往霍霍開荒蕪。請為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衢。漢唐宋代何足數。升堂入室泗與洙。當使亂臣賊子懼。如陸有軌水有桴。豈無廢鼎相錯列。能由是路亦吾徒。越歲壬戌策進士。臣臆蒙與諸臣俱。二十為學志方壯。晨起盟泐遵修途。少焉諸儒次第八。鳴鐘擊鼓聲淳于。衣冠肅對寂未語。森若披古賢聖圖。儒者寧盡濶世務。憂天往往多訐謔。有時抵掌說忠孝。秋風蕭瑟吹眉鬚。乃知名教自足樂。熠燿萬古焉可誣。鬼子見此氣沮喪。蠅聲相逐紛胡盧。讒之天子語橫甚。曰宋之敗繇程朱。曰今多事豺虎亂。褒衣博帶何其迂。輔臣向高為此懼。手自伏疏震青蒲。誰為此言告陛下。當付之吏法當誅。天子寬仁置勿問。忍見白日舞妖狐。於乎諸儒死不恨。魯尼鄒孟誠何辜。長夜慘澹鬼子嘯。天地反覆無事無。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吁。丁卯八月聖人出。讒者慄慄憂頭顱。湯網吞舟倖不死。又聞奉書東降口。臣臆再入問書院。門外細草閒啼鳥。聖人豈不重經術。時危未暇陳蒼珣。竊見京師富梵舍。口語歎頌拜以膜。亦有高閣事天主。諫兵治歷紛齟齬。獨使書院屏勿事。臣臆敢復惜微軀。卿雲縵縵天子都。諸儒靈爽應未徂。大道經天終有孚。幸甚

為念臣區區。朱彞尊曰。天啟初元。周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於大時雍坊。為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為偽學。是歲毀先聖粟主。燔經籍於堂中。踏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歷之差。徐官保光啟篤信之。借書院作歷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公為南京太僕寺卿。寺在環淪。先太僕公之所治也。父子居是官。各有祠宇。與豐樂亭峙。

公之歿也。黃石齋為作墓誌。又有輓詩二首。未錄。

馮氏在慈谿。代為冠冕家。留仙鄰仙。名重於世。當時有大小馮君之目。其季曰元慶。眉仙。崇禎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特寇禍亟。鄰仙為尚書。思宗雖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見尚書。以事。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眉仙也。眉仙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眉仙怒。揮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曰。真吾弟也。次晨尚書入朝。思宗迎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真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於是三相公之名大起。是科成進士。甲申都城陷。尚書津撫。相見於杭。執手流涕。九月。兩公相繼死。眉仙乃以丙戌之春赴南都。



授兵部主事。改上江兵備僉事。持節監蕪湖軍。蕪湖告捷。而大兵渡江。南都亡。跳身至錢塘。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荃起兵。眉仙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太僕寺少卿。而江干又破。乃歸哭於兩兄之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冥助之。遂赴翁洲。見黃斌卿。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因呼天長慟。病甚。斌卿往視之。張目曰。下官世受國恩。而先伯仲尤為國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年僅三十二歲。浙東以沈文恭之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然尚書才大。故聯絡太廣。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黨。以為我用。石齋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尚書授計吳來之。遂得涿州之力。以起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救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心。而尚書亦以此蒙謗焉。

黃忠端建祠西石山。餘邑之黨逆者。不利馮公留仙。率其弟鄴仙及馮玄度。馮正則。馮自昭。及鄧之陸文虎。萬履安。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見黃梨洲思舊錄。

馮元飈。字微遠。留仙鄴仙之羣從也。嘗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蕉萃以死。黃梨洲

所謂竹梧鸞鶴困於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

馮南耕名某字若園亦作明遠黃梨洲之學留仙先生兄弟首推挹之躋仲以文章節義相顏行帝皇道濟皆嚴事焉而南耕於梨洲所論及其所著書獨以為不盡然郡中前輩向有講經史之會梨洲歿後萬徵君石園主之南耕間從講學諸君得其所記錄以為未核多所彈駁石園於書無不讀然南耕所考據證條彙難莫能也嘗言胡梅間通鑑法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後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輩莫能過也南耕長於持辨而懶於著書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識之可耳何以記為或言其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未嘗示人未幾不戒於大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晚年穿穴佛經一貧如洗人有餉以酒者陶然盡醉客去不知真古之狂也

馮家楨字吉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為歌社時邑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喝鄉里家楨登壇廣自責和尚有成議且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笑陳謨今富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諷聞之大恚以他書擗案下獄獄吏待之頗慢家楨即唱西樓怪相逢款待疎籠曼聲按拍無不絕倒初不知其為高難也然每對客言則無非新

亭之渡。

戊子謀起兵。馮職方家楨主丙甄。而大嵐山寨助之。見謝山詩話。

戊子五君子之禍。謝三賓第二揭帖。首列馮公家楨。馮公堯。二馮以子弟行賂。餘人多遇難。

黃忠端尊素之授徒於鄞董氏也。時二馮公留仙鄞仙方合浙東才彥。興復社應。二馮之子弟。帝皇道濟元著次牧躋仲。及劉瑞當姜崇愚。皆受業於忠端者也。見續者舊傳。

劉瑞當裁量人物。不少假借。人亦畏其清議。馮正則曰。瑞當亦有疵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非無好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與瑞當相去遠矣。是時四方名士皆有錄。學使者至。以公書進之。大略準之為上下姚江。黃太冲嘗執筆。名士數十人列坐。無毫髮私意。必衆論相諧而後定。馮躋仲有盛名。時以瑞當為首。躋仲次之。躋仲不悅。然無以難也。

黃太冲。劉瑞當先生墓誌銘。崇禎間。吳中倡為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鄞仙。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

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遂舉生。尚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求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追古作。議論足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思之。以為東林之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素尚慤。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單溪。諸子。莫不為物望所歸。而又旁引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和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為畏友。其交道雖廣。所至情契。不過數人。自姜馮諸子外。閩則友曹弗人。林守一。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樵李則殺夏彞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幾眉天者。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為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為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躑躅老諸生。布衣揖讓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缺。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陵沈。交遊事愈。返顧閭閻。則尚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鄰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單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為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為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怵然不知有生。

之樂。嗚呼。何其衰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為危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軍漢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惟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卒。葬鄭山飛鳧之原。其子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託。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威。使余不言。漢上之風流。後來無復有知之者矣。鶴浦鄭副使平子濬。鄭施都督翰之婿也。都督有子邦玠。初以管江拒命。力竭拔先世所遺寶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邦玠死而無子。平子密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旁。命子孫世祀之。至今弗替。其寶刀尚藏鄭氏。平子高州之父。所謂秦川先生也。郡邑志皆有傳。蓋當在遺民之列。

宏光時。贈已故馮任。右都御史。南京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顧炎武聖安本紀云。任由監司陞巡撫。未幾報罷。其與張守道同得贈廕。則皆□□之力也。

谿上道聞集錄卷七

清 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乾隆五十年。賜故明魯監國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沈宸荃諡忠節。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王翊諡烈愍。督運清察糧務江西道御史沈履祥諡節愍。

沈公宸荃號彤菴。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南渡復命。據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陵蹠以安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文興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譽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岌危也。餉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計已需二百四十餘萬。江楚藩鎮督撫各標。京營京口浦口各鎮。其所需又豈淮徐比哉。即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打髓。亦未能足。非陛下卧薪嘗膽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今西北風塵。尚有東南訖足。倘東南復起烽火。則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又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為總督。實其罪。隆其任。思亦渥矣。乃擁兵近甸。不救國危。奉身先竄。縉彥以部曹驟典中樞。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率